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7/PV.9  
1 October 1992

CHINESE

## 大会

### 第四十七届会议

#### 第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2年9月23日星期三，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加内夫先生（保加利亚）

嗣后：阿克辛先生（副主席）（土耳其）

- 玻利维亚共和国总统海梅·帕斯·萨莫拉先生讲话
- 塞拉利昂共和国最高国务委员会主席兼国防部长瓦伦丁·斯特拉瑟上尉讲话
- 继续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人士发了言：

索拉纳莫拉莱斯先生（墨西哥）

列支敦士登大公国政府首脑汉斯·布伦哈特先生讲话

下列人士发了言：

布恩库卢先生（刚果）

巴达维先生（马来西亚）

埃勒曼-延森先生（丹麦）

博尔基亚亲王（文莱达鲁萨兰国）

纳斯塔塞先生（罗马尼亚）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GE

下午3点30分开会。

玻利维亚共和国总统海梅·帕斯·萨莫拉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玻利维亚总统的讲话。

玻利维亚共和国总统海梅·帕斯·萨莫拉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玻利维亚总统海梅·帕斯·萨莫拉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海梅·帕斯·萨莫拉总统(以英语发言):我首次有幸在大会讲话是在1989年9月份。当时我刚就任玻利维亚总统不久。我当时预料,在我们周围所发生令人目眩的变化将具有我称为民主革命的特征。

今天当我们经历这一短暂但紧张的时期以后,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人们普遍意识的增长不仅仅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民主体制具有全球性,而且还表明这种普遍意识的增长所具有的改革力量及变革的潜力明显地向旧思想,旧结构以及旧习惯进行挑战。

请允许我意释别人讲过的话,我这样说不担心自相矛盾:民主正在全球迅速发展,它已不再是一种幻影似的现象,而是一股更新和希望的风。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要称为全球民主的现象正更加清楚地揭示一些古老的真理,比如说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到权力从定义上讲就是一种分享的东西;我们要重新并更好地理解协商一致和异议的动力;社会生活必所需的各式各样的调解现在正处于危机状态。

的确,一个政体比如象民主制度的组织程序越复杂,就越需要分享权力,如果我们想让它得到妥善的维护和发展的话。同样权力越是基本和简单,比如象集权和独裁制度,分享权力的必要就越不明显。

同样,现在可以看到工业国家化旧的民主是建立在一种有用的协商一致基础上的,政府和反对党实际上以同样的方式思维和行事。现在这种协商一致在公民们看

来已成为一种妨碍变革的过时的机制。相反在另一方面,即发展中年青民主国家中,公民们热情地要求把协商一致作为一种团结全国的力量以进行必不可少变革的根本手段。

现在看来,在协商一致的艺术已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方要学习如何妥善地控制异议、在异议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造成停滞不前的原因的地方,有必要学习如何达成协商一致。这就可以被说成是民主体制下协商一致和不同意见的动力。

至于社会生活中不同的各种调解形式,我们也看到普遍民主的公民正努力减少调解,努力以更直接方式在日常生活当中采取主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逐渐把这种调解当作自己的事情,认为它不可避免的,真正的、密切的,有效的,有透明度的,有代表性的。因此在政治,宗教,工会以及文化等各种形式的调解处于一种危机状态时我们不应该感到吃惊、即使是在伟大的干预者即国家本身出现了危机时我们也不应该感到吃惊。

当我们检查联合国现状的时候,最后一点就显得特别的有益和相关,因为我们认为现在称之为的联合国危机实质上不过就是一种调解危机。我这样讲,因为实际上我们一致认为联合国代表了地球上最先进的调解机制,要保持这种机制的生命力它就必要适应在全球范围内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的形势。

联合国在它诞生以来的近半个世纪里,在霸权集团即冷战时期发挥了独特的调解作用。这表明了当时的情况下可能进行的调解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制订在当时的力量对比下分享国际权力以及控制协商一致和不同意见的方式方法,并设法在那种情况下决定自己的结构组织和功能。在那种旧的秩序下,联合国赢得了很大的信誉。尽管在很多地方,和平未能得到维持,联合国还是取得了似乎不可能的成就:避免了两个相互对峙,似乎无法和解的集团之间的一场核大战。

但是形势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所以我们组织也必须变化。我认为,我这样讲是表达了出席大会的所有人的想法。明显的是,新的世界秩序需要一种新的信誉,联合国必须要赢得这样的信誉。全球民主下的人民和国家正在把不可避免的挑战摆在

联合国面前,有些挑战需要我们调整联合国结构,更新其机制,确定新的优先项目,从而进行在数量和质量上所允许的新的调解。请允许我有选择地讲几个事态发展来说明这些想法,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寻找答案。这些发展除了是新的以外,它们的一个共同点是都具有全球的意义。这就使得联合国要特别关注这些发展。

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普遍和特殊的辩证,或者说是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辩证。我指的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今天的人民正表现出来两种似乎相互矛盾的,但却是同一动力的一部分的态度。

WG

一方面,他们是在通过一体化进程,取得一种互补性,这一进程规划出一种已经构成新的世界地缘的最广泛的地理,政治,经济和商业区域。另一方面,与此同时,自相矛盾的是同样还是这些民族和公民,重新确认其特征和本质。有时甚至毫不妥协地要求获得其自身的文化,历史,宗教及现实的政治体系。明显矛盾的是,他们企图同时体现宏大与渺小,长期与目前,普遍和个别,以便从中获得补益。

这种发展的第二类情况,来源于如下事实,即市场经济与民主制度,以相同的方式获得升华。与此同时,对美好生活的了解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变得全球化了。其结果是,我们面临从未有过的局面,急需某种形式的协调以便我们在市场经济,民主制度以及其人类发展之间存在一种恰当的关系。这种通过强调社会发展以及--对许多国家来说,--对贫困宣战的协调一致,将使我们得以重新确定国家之社会合法性的基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方面。

第三项发展,是最近我们在里约热内卢会议上商定的内容。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全球生态系统中,因而,应对其保护和净化负共同责任。我们还一致认为,每一个由贫困的人类所居住的世界,的确是徒劳无益的。这清楚地意味着,对地球的生态控制与我们人类对发展的需求并非背道而驰。所以,我们应及时地为持续发展委员会提供它为实现我们为自己所定下的目标所需要的资源,力量和机制。这意味着实施第21世纪议程,它是下个世纪真正的行动纲领。还可作为抵销我们在其他讲

坛所谈到的历史遗留的环境债务的出发点。

第四项发展涉及技术。在拉美国家总统所出席的庆祝1492年500周年的集体磋商中,我们认为,所有殖民进程的最终归宿应在于一种胜者决定于其技术优势,获得成功的对峙当中,而这技术上的失败则是附庸和边缘化的根源所在。我们还一致认为,为解决这一局面,有必要更加民主分享技术实力。一种恰当的方式便是将那些足以满足人类基本权利所必不可少的基础技术宣布为人类的共同财产:诸如健康,营养,教育和住房。我冒昧地以玻利维亚向国际社会的一项明确建议向大会重申这一主张,我们应寻求参与性的、创造性的以及侧重个人的机制,使其成为我们应该开的社会首脑会议的主要课题。

我要提醒大会注意的第五项也是最后一项发展,涉及本组织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中所承认的一项权利。该条款规定人人有权

“通过任何媒介,不论疆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第217(III)号决议第19条)

各位代表一定会同意,近几十年来,技术已将信息转变为同样具有全球规模的现象。与此同时,民主化的世界性浪潮已在公民的意识中注入了一种告知与获知的空前意识。这一日益增强的意识,可与观察到的事实相联系,即信息灵通与信息闭塞的公民之间的鸿沟似乎在性质上和数量上在超过--最起码也等同于--极端富裕与极端贫穷之间的鸿沟。

所有这些使我们将信息视为现代时代的戈登结,或人权的十字路口。然而,尽管这种比喻显得过于简单、武断,但信息灵通的公民的确比那些闭塞的人生活得更加安逸,并且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更好的健康和教育。这种信息今天也变得日益依赖于先进技术,因而上述宣言第19条所赋予的权利的行使则取决于每一个公民能否在平等的基础上,有较多或较少的机会,利用这一技术。此种局面会使以上问题变得更尖锐了。

我认为,如此重要的问题需要得到本组织的特别对待与关注。有鉴于此,我们建

议将公民信息这一议题给予认真,急切地考虑,以使其成为将于1993年召开的世界人权会议的中心议题。这样做似乎是十分恰当的。我使用“公民”一词,因为我在此谈及的并不是与被称为“国际信息新秩序”密切相关的国家之间的信息往来。我指的是公民获得信息的权利及在原则与实际上急需保证的人类在信息方面的平等。

我愿与大会分享我的如下看法,即如果我们顺应历史的这一潮流,我们将会使人类武装起来,以对付可能是对民主制度的最大威胁:新权威主义,或21世纪的大独裁,即以一种变态的,系统的,高超的而又狡滑的,无形的方式,将公民置于信息技术的垄断控制之下。

请允许我再简短地谈一下我国的新发展。帷幕已经降到一个大概是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新时代的特征在我国比在其他地区更加显著。一些成员国也经常得出同样结论,并对我国人民的努力加以敦促和鼓励。他们为其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因为这些成就惊动了怀疑论者,也开启了那些在过去的逻辑的重压下的人们的心灵。

玻利维亚是一个平静的国家,无论从整体还是从个人角度看也可能是大陆上最安全的国家。它已巩固了其民主制度,并正在致力于其政治努力的基础建设。

GE

7月9日,我国所有政党——政府和反对派、右派和左派——都庄严地保证在今后几个月通过司法,选举和教育改革,行政和政治机制改革以及最后通过立宪改革来行使国家和社会现代化的基本任务。

将二十世纪的恶梦之一,玻利维亚的派别活动抛到身后并摆脱这些枷锁进入二十一世纪是多么令人鼓舞。

首先,我们稳定了财政,然后取得增长。这样做需要正视进行经济体系的深刻改革和现代化的需要。这项改革以四点为基础:刺激经济竞争和摆脱关税壁垒、补贴和国家保护;为实现公民最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扩大私营企业的范围;刺激投资,创造就业并使大多数玻利维亚人都得到发展的好处;将国家变为一个尊重团结的有效力的管理者,变为负责基础结构和人力开发的主要力量。

这样,以其人民的智慧和能力为基础,玻利维亚实现了过去三年来南美洲最低的通货膨胀率。同时,它的增长率在本地区属于最高之一,人均收入在我这届政府期间有计划地增长。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幸福与和睦的时代。在我国现代史中回来的玻利维亚人首次超过离开的人,流入玻利维亚的资金比流出的多。以前从没有在卫生保健、教育和基本卫生方面进行这么大的投资,因为我们从没有象今天这样得到这么多的优惠资金,玻利维亚得到这些资金要归功于国际社会对我国负责任的管理方式的信心。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乐观的玻利维亚,一个有前途和有国际地位的玻利维亚。

虽然玻利维亚是一个通过亚马逊的主要水道和拉普拉塔河抵达大西洋的国家,但在历史上,地理上和文化上它是一个太平洋国家。这个和平论坛为我提供了最好场所来重申,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剥夺了我们开始了一个共和国生命的海洋国家的地位,以此将玻利维亚变为一个没有海岸的国家。玻利维亚人民将永远不会放弃对海洋和对在太平洋海岸的主权和有益的存在渴望。不管为追求这一目标可能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和牺牲都没有关系。

为此目的,我们制定了一项和平和一体化的战略,一项可以找到适当解决玻利维亚的内陆情况的办法并对本地区各国普遍和相互有利的逐步和务实的战略。1月24日在伊洛南部城市与秘鲁签署的圣克鲁斯元帅镇协议的成果便证明了这项战略的可靠性和影响。虽然并未包括我们渴望的主权,虽然在历史上属于我们的地点,但是就建立一个商业和工业免税区和玻利维亚和秘鲁企业家管理港口达成了协议。此外,批准了5公里海滨的旅游区,而且它已经被命名为“玻利维亚海滨”。

三年前我向大会描述了玻利维亚打击生产,贩运和非法消费麻醉品的国家战略,一项我国政府那时开始执行并要求国际社会给予理解和支持的战略。1989年,人们有理由担心贩毒可能不可救药地腐蚀玻利维亚的政治和立宪制度,可能会支配整个经济并或迟或早地导致暴力的升级。虽然当时人们对玻利维亚执行计划的能力存有

疑问,今天我可以断然地说,对玻利维亚来讲贩卖可卡因活动已经不再是一个战略性的风险。

玻利维亚证明了反对贩毒的斗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以成功的。在屈服于困难和悲观情绪的诱惑面前,玻利维亚成了一个象征,一面希望和乐观的旗帜。我们有计划地减少了用于种植可卡因的地区;我们减少了原浆和可卡因盐酸的生产;我们根据效率和诚实的标准在选择专业人员方面采取了坚决的行动;我们通过叫做“悔过法”的法律手段在玻利维亚打破了主要的贩毒网,结果是,这些组织的首领现在被关在我国监狱里。

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设法避免了外部强加那些不适合我国现实的概念和计划。恰恰相反,我们开展了和平斗争,排除了斗争的军事化并使我国免遭在其他地方出现的对抗和暴力。鉴于这种无疑是积极的情况,玻利维亚要求国际社会加倍努力,减少消费,控制化学前体并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增加用于改善替代发展机制的作用的资金,这是玻利维亚对关于这个问题的知识的实质性贡献。

首先,我们必须诚挚地要求不要把古柯叶同可卡因混淆起来:古柯叶是一种好东西,而且它体现了发源于安第斯山脉的古老的文化传统;与此相反,可卡因是外国的,外来的和来自外部的。

我要在这一讲坛上向所有使我们能够在这场反对现代社会中最残酷和最有害的腐败的斗争中取得巨大进展的玻利维亚人表示敬意。我要特别感谢我国做出自我牺牲的工人和农民。

明天,在华盛顿美洲间发展银行的办公室将开始政府间会议,以便确定根据参加瓜达拉哈拉和马德里首脑会议的伊比利亚美洲国家的倡议建立的拉美和加勒比当地人民发展基金董事会的组成。

MJ

玻利维亚作为最初由土著居民构成的一个国家,同我们大陆的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要求国际社会支持这一方案,这一方案对许多男女均生命悠关,当我们准备以

“土著人民-新的伙伴关系”为主题庆祝1993年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年之时尤为如此。

这是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但是对美洲人民来说，特别是对伊比利亚-美洲人民来说，本届会议是1492年第五百周年纪念。因此，对我们来说一个心理上的现实是，历史的一章行将结束，另外的一章正在开始，在这一章中，人类将继续不懈地谋求发展新的世界。

因此，玻利维亚作为一个南方的和平国家正经历着深刻的发展挑战，玻利维亚也十分关心工业化北方的命运，即在冷战结束和民主胜利自然出现的狂欢后，北方也出现了前途莫测，缺乏信心和悲观主义的令人忧虑的迹象。我说我关心北方，因为同过去相比，我们现在都生活在一个全球政治生态系统中，威胁、危险、胜利和失败对我们大家都有影响。

玻利维亚就其自己而言，随时准备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承担建设一个新的和更美好世界的风险。这种努力只有一个要求：人们都不彼此忽视。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愿代表大会感谢玻利维亚共和国总统刚才所作的发言。

玻利维亚共和国总统海梅·帕斯·萨莫拉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塞拉利昂共和国全国临时统治委员会主席瓦伦丁·斯特拉瑟上尉的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听取塞拉利昂共和国全国临时统治委员会主席的讲话。

塞拉利昂共和国全国临时统治委员会主席瓦伦丁·斯特拉瑟上尉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塞拉利昂共和国全国临时统治委员会主席瓦伦丁·斯特拉瑟上尉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发言。

斯特拉瑟主席(以英语发言)：在我们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年代之一即将结束之时，我要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登上这个讲台，表达塞拉利昂人民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热烈祝贺你当选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主席。你的当选是对贵国的赞颂,而且也证明了贵国对联合国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十分相信。我祝你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取得成功。

1992年,13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这是一个创记录的数字,从而使联合国更加接近实现《宪章》所设想的普遍性目标。塞拉利昂向所有这些新会员国表示热烈欢迎和友谊,我们确信,我们将共同合作,为世界各国人民开创一个和平、进步和更美好生活的新时代。

MJ

自从大约30年前塞拉利昂被接纳成为本组织第100个会员国以来,我们把本组织当作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监护人和所有国家、特别是象我们这样的小国的防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堡垒。与此同时,本组织一向忠实地努力解决我们仍然面临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具有人道主义性质的许多国际问题。不管别人怎样评头品足,联合国在其相对短的历史上不仅对预防核战争恶梦的出现作出了贡献,而且也对消除人类自远古以来并且仍然继续面临的其他祸害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塞拉利昂确实非常感谢本组织及其专门机构在它处理这些问题时提供的慷慨的全面支持。我谨再次对所有以联合国及其机构的名义参加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消灭疾病、照顾我们儿童的需求和帮助并援助我们的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士的崇高男女们表示敬意。塞拉利昂对他们各位感激不尽。

不幸的是,贫困和欠发达问题继续对我国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塞拉利昂多年尽管从本组织得到了帮助,但却未得到必要的经济增长与发展,而这种增长与发展本来会使其人们的生活水平获得根本性和有意义的改善。在过去24年里,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有了恶化,给我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艰难困苦。尽管这种现象有多方面错综复杂的原因,但在我国一个主要根源就是一连串的不良政府,它们合谋损害我国人民,忽视他们的福利,这些政府如果不在自己人中间分享国家财富就同外国人合谋以白送的价格卖掉我们自然资源,从而使塞拉利昂人无法改进生活水平,

使他们在上帝赐与自己的土地上成这二等公民。

在这场恶梦里,塞拉利昂人不知道他们具有丰富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国家、一个由于其丰富的教育和文化遗产而曾被称作“西非的雅典”的国家真正出了什么问题。在过去24年里,塞拉利昂的社会经济结构经历了如此普遍的退化,以致塞拉利昂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减到只有42岁,由于营养不良和其他疾病,每4个儿童中有一名在5岁以前死亡;在进行重大外科手术时不断担心供电中断;教师常常被迫因为不发薪水而停止服务,并试图以教书以外的别的方法谋生;由于政府未能提供电力,首都本身常年处于黑暗之中。所有这一切导致国民生产和我们同胞的生活水平相应和无法解脱的下降。

尽管不能否认造成这种下降的外部因素,实际情况是前政府的无能和胡作非为渗透了国民生活的所有方面,任凭国家毫无方向地漂泊。因此,不仅经济未能发展,全国陷入了贫困和经济病态。好象国家生活中的明灯已经熄灭,没有一个当权者去将它重新点燃。

各位成员知道,不仅如此,去年由于利比里亚发生的内战,利比里亚人相互争斗,进行猖狂的屠杀,塞拉利昂人打开自己的家门和学校,向他们提供庇护。为了结束屠杀和因此造成的这些人民必须忍受的痛苦,并且由于该国没有任何政府的影子,包括塞拉利昂在内的分区域各国极其勉强和纯粹出于人道主义理由决定派遣维持和平部队--经济共同体监测小组--到利比里亚去制止屠杀和结束各派之间的战斗。

由于塞拉利昂为在利比里亚的经济共同体监测小组部队提供了基地,查尔斯·泰勒先生及其利比里亚全国爱国部队叛军对我国发动了一次有预谋和毫无理由的入侵。这一毫无意义的报复行动的动机还包括我们曾经拒绝泰勒利用我国领土偷运武器和军火去延长利比里亚的冲突。因此,由于我们同意让我国被用来实现利比里亚的和平,有人现在把战争强加给我们。

在这次背信弃义的行动中,毫无必要地牺牲了许多无辜的生命,包括妇女和儿童。国家经济遭到毁灭,因为在叛军活动地区无法进行有意义的农业和矿业活动。

这场强加给塞拉利昂及其人民的战争的代价是无法计算的和令人痛心的。

GE

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监护者，联合国不能坐视一群由于邻国的法律和秩序完全崩溃而逍遥法外的武装匪徒继续从事恐怖和破坏整个分区域稳定的活动。我代表塞拉利昂人民强烈呼吁本组织提供经济、军事和外交支持，以便一劳永逸地消除这个祸害。如果不这样做，整个分区域的不稳定和不安全就会进一步加重。塞拉利昂政府和人民期待并应该获得这种支持。特别是因为他们面临着来自外部的致命危险。查理·泰勒要对由于他的杀人、抢劫和国际非法行为而给塞拉利昂人造成的苦难负责。

如果前届政府认真履行其职责，如果为武装部队提供了击退这种侵略必需的物资和后勤援助，我国本来不至于会在这种侵略行动面前毫无准备，我们的人民也可以避免遭受这种痛苦，前政权再次未能应付困难挑战。

前政府不仅违背了与人民的社会契约并忽视了他们的福利，它也未能保障国家的领土完整。这些因素促使我们这些武装部队中的爱国者于今年4月29日在不流血的干预中接管了政府，并成立了全国临时统治委员会，以挽救我国不遭受进一步的灾难。这就是我们行动的合法性所在。我们进行了干预，因为我们看不到摆脱当前困境的办法，看不到同多年要求我们的人民作出的牺牲相称的未来。

在承担这个繁重责任时，我的同事和我没有为私利接管权力的个人野心。我们认为，采取大胆和果断的行动以拯救陷入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衰落的我们的亲爱的国家是我们的爱国义务。作为爱国者，我们感到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坐视我们的国家陷入完全崩溃。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以使我们的国家回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来，并恢复道德基础。

我们的行动是出于义无反顾的爱国主义，这个行动很受民众欢迎，这表现在我们当时得到的和今天继续得到的民众支持。通过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公民再次找到了力量和灵感。他们再次看到了希望，并燃起了热情之火。

尽管有这种民众支持,尽管我们为重建我国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作出了努力,但请允许我在这个讲坛上宣布,全国临时统治委员会并不是为了要掌权。在我们接管国家事务后所颁布的几项法律和宣言中,我们表明了我们的意图和目标。它们仍然未变:首先是结束强加于我国的叛乱战争并重建受到战争严重破坏的地区;其次是为陷于困境的我国经济打下健全和坚实的基础;第三是采取一切措施以恢复合法的属于政府的一切财务资源;最后一点是在公正、公平和持久的基础上重新开始民主进程。

关于利比里亚的叛军入侵,我国政府正在利用它所拥有的一切资源确保我们的正在保家卫国的英勇士兵能以适当的精神和在适当的气氛下履行其职责。不仅正在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后勤,而且他们的物资生活也得到保证。

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脆弱的经济,并面临着从非洲大陆的一个国家得到军事支持的侵略者,而那个国家把以革命理想的名义在非洲大陆各地区和其他地区进行革命战争并从事破坏稳定活动视为其职责。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不应当单独对付这种外国侵略。因此,我请求联合国提供必要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支持,以击退入侵者。

这场战争继续在国际会议上受到注意。例如,在最近在达喀尔举行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首脑会议上,国家首脑们通过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公报,公报除其他事项外要求查理·泰勒及其叛军同伙在一个月之内完全遵守《亚穆苏克罗协议》,该协议的重要内容是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如果协议得不到遵守,该分区域的所有国家都必须对他及其武装匪徒实行制裁。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充分支持西非国家经区体和非洲统一组织为迅速结束这种毫无意义的和肆无忌惮的土匪行为而作出的努力。

关于重建受到战争破坏的地区,我国政府已经通过了一旦在这些地区恢复和平后立即付诸实施的最终措施。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成立了一个全国重建委员会以管理这项工作。国际社会准备在适当的气氛出现时立即参与重建活动,这对我们来说是令人宽慰的。

WG

关于振兴不景气和受重创的我国经济的第二项目标,我国政府继续遵守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达成的谅解。我国政府已表明有决心继续执行国际货币基金方案。最近通过的1992年-1993年新预算就是考虑到这一特别目标制订的。各种迹象表明,我们将取得成功。财政部已发起一项有力方案,征收政府税款和应交款项、每周和每月收入所得表明,征收政府应得的各种财政资源的工作正在有效进行。贸易和武装部队部已采取有效步骤,确保我国的基本初级产品不被非法运出我国,过去这种情况泛滥成灾。

当然,鉴于我国经济薄弱和它对人民造成的痛苦,执行我国政府同意执行的任务并非容易。然而,全国临时统治委员会决心把方案贯彻到底,因为该政府认识到,只有完成这一困难的任务,我们才有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实现有意义的经济解救和进步。

关于在塞拉里昂发起民主进程的目标,全国临时统治委员会坚信,一套民主的政府制度只有在特定的界限内才能运作,如果没有这些界限,民主制度迟早会流产。当全国临时统治委员会执政时,它也继承了一套顽冥不灵的官僚机构,这套机构曾经帮助和支持了曾毁坏我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政治制度。因此,全国临时统治委员会政府发现,首先必须开展一场清理工作,为建设一个持久的民主制度提供基础。由于国家安全的理由,已不得不对有些人实行保护性监禁,同时,当然对他们进行调查。所有这些人都按照国际接受的标准得到良好待遇和调查。允许他们使用律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大赦国际也能作定期探视。最近,因涉嫌从事反叛活动而被拘留的18名利比亚国民已被释放。

为调查包括被拘留者而设立的各种调查委员会保持公正。发现无罪者将立即释放,而需要审判者将得到公开和公正的审判。

我愿再次重申,全国临时统治委员会政府决心维护法治和个人的基本人权和自由。

为了显示我国政府对民主进程的承诺,全国临时统治委员会已经建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由社会各界的知名和廉洁的人组成,就恢复民主进程向政府提供意见。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我国经验制订在最短的时间内使我国恢复真正的多党制民主制度的方法。

自从四个月前上台以来,全国临时统治委员会已经带来了一套全新的架构和精神,国家和政府事务都在这一架构和精神中执行。第一,已发起一场运动,要求政府和国家所有工作人员全心全意工作、献身和讲究效率。我们正在使塞拉里昂人普遍认识到,他们已把自己看作为本国的一等公民,只有通过他们的辛勤工作、诚实和奉献,才能充分实现我国在经济和自然资源方面的潜力。我们已努力使塞拉里昂人摆脱耻辱,恢复他们对我国的理想,并使每一个公民都能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尽管我们年轻,但我们已经表现出领导的才能,和对国家福利的关心,过去二十四年中各界政府却没有给我国带来福利。因此,全国临时统治委员会政府的年轻不应当成为贬低我们的因素,或不向我国提供经济援助的理由。经过长期黑暗和受忽视之后,塞拉利昂的男女和儿童应当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我们塞拉利昂人对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继续感到失望。我国的出口产品仍然被剥夺更大的市场,出口收入逐渐下降,官方发展援助继续达不到目标,而且实际援助不足,再加上我国和国内总产值很大一部分被用于还债。据报导,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各国每年勉强支付他们和一千五百亿债务应付利息的约三分之一;利息的其余部分又成为不断高涨的巨额债务的一部分,埋葬了该大陆的希望。事实上,象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设法支付的一小部分利息,已经用去了我们全部出口收入的四分之一,比我们每年用于人民保健和教育上的全部开支还要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出结论,除非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非洲的债务问题,我们争取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现在,非洲的债务已经成了无法承担的责任。

塞拉利昂继续欢迎人们提出的各种倡议,包括首先由联合王国首相梅杰提出、现已发展成为特立尼达办法的倡议,并向那些认为有必要取消我国部分债务的债权

国表示敬意。然而,人们在仔细研究后广泛地认为,目前的这些倡议创意根本不可能实现大幅度减轻非洲国家的债务负担的目标,使他们有适当机会,在可预见的将来顺利实现结构调整、恢复或增长。因此,我们仍然坚信,我们要求减免债务的恳求是应当被接受的和合乎人情的,因此必须得到响应。

FP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象塞拉利昂这样的最不发达国家来说,负增长已经成为经济状况中司空见惯的征,其中最糟糕的特征之一是三位数通货膨胀。简单地说,这一局势是不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的。要求我们许多国家承受的压力越大,世界经济就越不可能持续增长,这已经成为规律。虽然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是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但是,实际情况依然是,在全球经济衰退中,象我国这样的国家遭受的痛苦更大。

主要是出于这一理由,我们希望,大会去年通过的《1990年代非洲发展新议程》将比大会以前在这方面通过的《1986-1990年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得到更大的反应和支持。国际社会应该把握住这一新议程提出的创新和更为积极的方法,制止和扭转许多严重的经济和人类危机给非洲的发展带来的每况愈下的趋势。在这一行动中,我们已经不能承受再一次失败。

虽然我们国内所关心的问题很严重,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在其他地区发生的事件的重要性。正是怀着这种心情,我们再次表示严重关注最近几个月南非人民遭受的血腥暴力。博伊帕通大屠杀以及最近在西斯凯发生的大屠杀现在已经成为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同意词,正如索维托大屠杀在几十年以前是正义斗争的同义词一样。还要有多少人丧生,还要有多少家庭品尝暴力的苦果,南非政府才能意识到它的代理人发起的恐怖运动只能增加人们对其真正意图的怀疑?

如果南非政府希望其社会政治改革议程继续得到国际社会谨慎的支持,它必须制止向无政府状态发展的趋势并惩办暴力制造者,以显示它的诚意。一味否认再也不能消除那些急切希望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变革人的恐惧。

因此,塞拉利昂支持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决定再一次把这一问题提交给安全理事会。我们欢迎安理会的决定,并赞扬秘书长向南非派遣观察员。这表明,国际社会继续关心南非问题。我们希望,观察员的行动将帮助结束暴力,并帮助恢复旨在和平解决问题的会谈。

南部非洲继续遭受冲突之苦,所带来的人的生命代价严峻地提醒我们还需要进行多大的努力,以便为该地区的人民,尤其是莫桑比克人民的生活带来希望。持续多年的冲突除了给这个国家带来破坏以外,没有什么别的,给莫桑比克人民剩下的希望不多了。最近,拟议的停火协定签署带来了一些希望的迹象。我们赞扬使的协定得以签署的许多政治家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认为,联合国应该利用其经验在该冲突的最后阶段发挥作用。我们已看到解决冲突的前景,我们希望,由于饥荒给莫桑比克人民带来的危害,国际社会将增加其向莫桑比克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

我们希望,随着安哥拉将导致建立全国政府举行举行选举筹备工作的进行,和平将再一次在这一个饱经战乱的兄弟国家实现。

今天的索马里正在出现一场巨大悲剧。战争正在进行,大批的难民正逃离这个国家。因此,国际社会应该对这一灾难作出更为紧急、有力的反应,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坐视索马里人民陷入死亡和毁灭的泥潭。在这一论坛上,塞拉利昂呼吁索马里领导人停止战争,因为这一战争已经给索马里人民带来了如此多的痛苦,我们呼吁他们结束民族自杀并走上谈判与和解的进程。我们要感谢秘书长提请国际社会关注这一悲剧。

苏丹南部人民的遭遇虽然可能不那么显而易见,报导得也没那么多,但是与索马里人民的遭遇一样悲惨。由于长期的内战,今天上百万苏丹人因为遭到忽略、饥荒和军事包围而饱受痛苦,鉴于他们面临的威胁和巨大的痛苦,我们吁请本组织加强其人道主义援助努力,加强其为正在这个兄弟国家进行的内战找到持久的解决办法而进行的努力。在这一民族悲剧的时刻,索马里和苏丹人民需要本组织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全力支持。

目前的中东谈判使我们对在这一动荡地区实现和平重新有了信心。我们希望，在目前进行的和谈中，有关各方，包括以色列人、通过其挑选的代表参加和会的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约旦人和黎巴嫩人，将认真、真诚地努力，以解决几十年的猜忌和冲突。

人们无法理解继续在南斯拉夫发生的事件。这一严重战争及其后果使世界想起了原来希望是一种往事的行为。随着战争的继续发展，我们可能再一次在前南斯拉夫面临一种种族主义的可憎、可怕的后果。人们把这种种族主义比喻为“种族清洗”。这次应该不同于以前。我们很关切波斯尼亚-黑山哥维那的局势。正在那儿发生的事件可能成为世界史上令人悲痛的又一章，世界再也不能保持沉默。目前为立即结束这一冲突、挽救无辜人的生命而进行的努力必须得到加强。前南斯拉夫各民族都是我们非常尊敬和羡慕的民族，我们呼吁他们倾听我们的呼吁，相互和解，并努力再次在和平中共处。

WG

在世界其他地区，战争的枪声已经沉寂，和平正在获得机会。在柬埔寨和安哥拉，人们重新期望和希望和平将持续。我们塞拉利昂向所有这些人民表示最好的祝愿，并敦促他们不要背离他们已经开始的和平解决的道路。

在我向大会发言开始的时候，我提到今年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很少有象今年这样充分好兆头的年份。今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显示我们对环境的尊重，并确保我们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所作的努力不会以环境为代价。因此，塞拉利昂欢迎并支持号召实行持续性的环境发展。

也是在这一重要的年份里，我们看到了对联合国作为人类和平、安全和进步的最好希望所再次表现出的信念。这一点在1月31日开的安全理事会首脑会议上表现最为明显。我们看到沉睡的概念注入了活力，一份蓝图形成，并迈出了拖延已久的旅程的头几步。过去40多年里本组织与自身搏斗，被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撕裂，成为对

全球冲突无能为力的旁观者,患有冷战神经官能症而陷于瘫痪。在这段期间我们的集体行动很少体现《宪章》的预见,常常更多的是倾向于行使否决权,但很少拥抱从利他主义考虑出发所带来的灵感。

回首往事,很多人会说我们经历了具有摧残力的仪式,它严重地考验了本组织推动解决冲突、社会进步和更好生活标准的能力,同时又破坏了我们自己对多边主义有效性的信念。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一机会,视其为我们大家得以实现《宪章》梦想的再一次机会,历史也许会对我们作出善意的处置。

正如秘书长在其《和平纲领》报告中所说:

“会员国彼此合作的明确意愿给我们共同的努力带来新的力量。”(A/47/277,第6段)

的确,前面的道路可能非常艰难,到处是陷阱,对正在出现的变化提出挑战,同时又引诱我们回到旧日的心态。我们因此必须在集中的决心驱使下扩大我们的合作范围,以符合《宪章》的方式行动,从而确保世界人民得以继承《宪章》所预见到的共同结果。

最后,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并代表我个人向我们的秘书长表示敬意,他自从当选以来,不遗余力地努力寻找和解决当今我们世界所面临的许多问题的办法。我们回想到我们今年早些时候在达卡非洲统一组织高峰会议期间与秘书长的第一次接触,当时我们得以欣赏并认真听取他的明智建议。他被称赞为一位生来就是秘书长的人。他以他的领导才能和其他资格表明我们非洲最初对他表示的信心是正当的,这种信心后来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其他人士的赞同。我们祝愿他在其使命中继续取得成功。

最后,我愿再次通过您,主席先生,呼吁国际社会给予理解。我们在4月29日的干涉行为是受到了最崇高的动机的趋势——挽救我们的国家。向大会的大部分其他代表一样,我们承诺与民主进程以及对我们的同胞公民的基本人权。我们也相信良好管理,相信必须负责任地,代表那些信任他的人的利益而行使政治权利。这就是我们的信

条。我们因此呼吁国际社会给我们一个机会,使我们得以为我们国家及其人民计划出一个新的世界,为真正民主进程奠定坚实的基础,并落实经济复苏和生存的现实方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塞拉利昂共和国全国临时统治委员会主席刚才发表的讲话。

塞拉利昂共和国全国临时统治委员会主席瓦伦丁·斯特拉瑟上尉阁下在陪同下走出大会堂。 \*\*

#### 议程项目9(续)

##### 一般性辩论

索拉纳·莫拉莱斯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墨西哥政府祝贺斯托扬·加内夫先生当选为指导大会工作的主席。它也祝贺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决定实行积极外交,对秘书处开始进行必要的改革,并设计加强本组织的途径。

GJ

墨西哥最热忱地欢迎十三个新会员国。

世界新情况、各国人民的长期愿望和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所面临的各种压力要求我们规划一条明确道路。集团的消失并未出现我们所梦想的和平世界。不稳定状况普遍存在。在许多社会中,一个政治秩序消失了,而取而代之的秩序却处在艰难的成形过程中。世界趋势极其相互矛盾。一些国家作出的一体化努力与其他国家的解体形成对照。现在已摆脱了意识形态关联的冲突的可能性看来已经在世界一些区域增加。

尽管两极分化已经消失,国际和平与安全却继续受到侵略性民族主义、政治和—

---

\*\* 副主席阿克欣先生(土耳其)主持会议。

宗教狂热,特别是将一些人与其他人分割开来的赤贫和机会不平等状况的威胁。在大会本届会议召开时,成千上万人继续在前南斯拉夫和世界其他地区自相残杀的战争中死亡。在非洲,全体人口的生命受到饥饿的威胁,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在生活中面临失业,无法获得体面的医疗、教育、食物和住房。

经济、社会和人力发展方面取得决定性进展和彻底改变国际社会的结构不平衡是真正持久和平的必要条件。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即十亿人生活在最为工业化的国家中,他们消耗地球资源的70%。从收入来讲,不平等现象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世界最富裕的五分之一人口占总收入的83%,而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只占1.4%。今后的前景同样悲惨:世界银行估计,到2000年资源最少的人口的收入将从每年370美元下降到仅仅225美元。

现在冷战已经结束,没有没有什么有力的论点足以为这些不平衡的继续存在辩护。少数几个人的充足和过于富裕不能与多数人的贫困和匮乏同时存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些不平等的全球影响:移徙到更加富裕国家的人数史无前例地增长。全世界数百万人正形成难民和无家可归者的大军。如果富裕国家认为,这些不平衡的加剧不致使他们的安全处于危险之中,那将是危险的幻想。

必须认识到,只是使用市场力量不能够解决许多国家存在的不发达状况和由此产生的贫困和匮乏。所需要的是作出有国家和个人都参加的重大的国内纠正努力;在个人不愿意、不知道或没有资源采取行动的情况下,则主要由国家作出这一努力。还需要有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来更有效地促进全面解决严重的不发达问题。

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总统的政府正在促进扩大市场,推进使物资和服务交流在没有人为的政治和经济性质的障碍下增长的必要性。因此我们已经与智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我们前不久刚谈判缔结了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条约,该贸易区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贸易区。实行没有歧视和没有保护主义壁垒的开放的贸易体制,发展中国家可从出口中多获得大约440亿美元。这无疑将使这些国家所进行的体制改革更加切实可行,并反映国际上对这些国家的支持。

墨西哥一直非常积极地促进联合国的改革。它加入了这样的协商一致,即极其需要在联合国各机构间重新分配职能和任务,加强协调使其程序民主化。联合国工作过重,但财力不足。要振兴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就必须履行其财政承诺。在社会寻求交付联合国大量任务的时候,联合国却存在特有的财政危机,这种不协调必须立即解决。

墨西哥认识到提交会员国审议的、题为“和平纲领”的秘书长报告的重要性。这是一份谨慎起草的文件,它提出了使联合国得以应付新时期挑战所需的创新措施。它向我们提出的旨在实现联合国各主要机构之间更好平衡的思想在我们看来是沿着正确的轨道的。

我们需要使大会具有它作为联合国出色的普遍性和多元性机构所拥有的主导地位。我们必须实现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之间更好的协调,首先是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我们赞成加强秘书长的行动能力。我们认为,应授权秘书长向国际法院征询咨询意见,当然是在有关国家要求他参与的情况下。

墨西哥还指出有必要在处理国际议程上的项目方面达到更好平衡。我们过份注视所谓的各个新全球问题,而忽略了发展问题和战胜赤贫和加强国际合作。最好的预防性外交是把支持发展的方案作为一个要素。这是对稳定和持久和平的最好保障。

必须恢复联合国经济和社会部门的活力。现在应提高在经济和社会活动方面负有主要责任的机构,即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第二和第三委员会的效率。

我国重申,联合国各机构及其之间关系的内部改革必须辅之以决策的民主化。这包括在适当时候审查与当今时代不符合的否决制度。我们必须排除安全理事会只是成为给几个大国的意图加上共同行动外表的工具的危险。审议和决策进程必须具有透明度。使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更加普遍的趋势不应为安理会成员的参与构成障碍,也不应妨碍安理会成员之间的深入辩论。

秘书长报告中建议采取的一些措施需要加以全面和认真的研究。因为它们可能证明会产生相反效果。沿一个感到受到威胁的国家的边界部署部队可能会加重它旨在防止的问题。

关于在国家危机情况下进行预防性部署行动的建议,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样一种措施会使联合国卷入绝对属于各国国内管辖范围的问题。

同样,还应当极为认真地检查被称之为“帮助改革不足的国家结构和能力和巩固新民主体制”(A/47/277,第59段)的提法,因为这些问题属于各国专有的主权范围。

报告还反映了墨西哥所支持的立场。我们同意各国应接受国际法院的裁判权。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通过把其领土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而为世界树立了一个它们渴望和谐与和平的榜样。

墨西哥欢迎秘书长坚持应在竭尽外交行动之后才使用《宪章》第7章所提到的用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强制性措施。

尽管国际环境中出现各种令人不安的迹象,然而还是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从而使我们能够满怀希望地期待联合国发挥争取建立一个更稳定更安全的世界的潜力。多年来陷入僵局的旷日持久的冲突,今天正得到解决。萨尔瓦多的和平进程或许是联合国所参与的那些进程中最成功的一个。应由各方和联合国本身尽一切力量来确保在既定的时间表内履行已作出的承诺。墨西哥呼吁国际社会为萨尔瓦多的和平事业尽快提供已经许诺的经济援助。

在裁军领域中,在从数量上削减核武库方面已取得确实进展--然而我们远未消除核灾难的危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有所增加,而核威慑的理论仍然是为这种武器的存在和改进辩解的依据。

面对这些危险,我们必需结束核试验。因此,我们对那些决定暂停核试验的国家表示感谢。墨西哥将继续努力,以确保我们能够在本届会议上一道取得进展,最终从地球上消除核武器。

因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的审查会议值得我们的充分注意。我们对在《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方面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我们欢迎法国批准了《第一项附加议定书》,并欢迎导致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完全纳入拉丁美洲无核区的进程。我们希望,古巴以及圭亚那和圣基茨和尼维斯也会尽快纳入这一制度。

还需要提到《化学武器公约》,它是裁军谈判会议特设委员会十年工作的结果。尽管该《公约》无疑有待改进,然而墨西哥希望它将导致消除最应受指责的大规模毁灭性工具之一。

今年6月举行的里约热内卢会议是在全世界提高对环境问题与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的一个基本步骤。大会有责任建立一个体制机构,以促进并完善对在里约热内卢所批准的“21世纪议程”的执行并采取后续行动。促进持续发展委员会的成立是我们议程上的一个中心项目。

在这方面,我要提出以下三点:第一,该委员会不应仅限于审查在里约热内卢取得的进展,而应当成为一个高级别论坛,以更新和介绍旨在促进发展和保护环境的新建议。

第二点涉及到委员会监督和扩大对一筹措资金的承诺的任务。如果拥有并造成大多数污染的国家不扩大用于制止破坏环境的资金,我们将在争取持续发展的斗争中一无所获。大会将任命的该委员会必须确保让污染者支付。

最后,执行里约热内卢各项协议需要一个有能力的秘书处。我们期望看到一个规模小但却级别高的小组,它可直接见到秘书长,并负有避免与其他机构功能重叠的明确任务。

我们正经历一个以极为尊重人权和民主并视之为和平、自由和人的尊严的基础为特点的阶段。捍卫人权一直是联合国所关注的中心。

然而,我们对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人权的一些方面而有损于其他方面的愿望感到关注。只有全面地看待人权才能够确保对这些人权的保护不失公允或不出于暗中希望进行干预的动机。

联合国有机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新世界秩序的基石。留给后代一个保障和平及创造各国发展所需的条件的论坛,是我们对他们所负的责任。

不能仅从一个角度进行促进发展的国际合作。我们决不能把它看作仅仅是对解决冲突行动的补充或把它降低为技术援助项目,也不能把它限于有关开放贸易和国内外竞争的一般性建议。

优先项目是很明确的:结束极端贫穷并创造使所有人都能找到真正的发展机会的条件。为此,协调经济政策的巨大和认真的努力和使国际法成为制约各国人民之间关系的强制性参照点的明确的意志,是至关重要的。

国际法是使真正的国际秩序得以在本世纪末建立的约束力量。联合国必须以明确的远见、献身精神及勇气在捍卫国际法方面承担起世界领导职能。尊重各国的国内管辖范围,是我们文明与和平共处的基础。

墨西哥断然拒绝任何国家关于有权在其边界之外实行其法律的要求。借口确保对一国法律的遵守而采取的侵犯另一国家司法秩序的行为,也是不合法的。各国在其行动中必须符合各国主权意志及各项协议所接受的规则,这是正处于过渡状态的世界秩序中的变化所依据的唯一持久基础。

墨西哥在这一世界论坛中强调它对加强国际法的必要性的坚定承诺。

LH

列支敦士登大公国政府首脑兼外交部长汉斯·布伦哈特先生的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列支敦士登大公国政府首脑兼外交部长汉斯·布伦哈特先生的发言。

列支敦士登大公国政府首脑兼外交部长汉斯·布伦哈特先生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非常荣幸地欢迎列支敦士登大公国政府首脑兼外交部长汉斯·布伦哈特先生并请他在大会发言。

布伦哈特先生(列支敦士登)(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对您的当选表示

衷心的祝贺,这表明各会员国坚信您能够以外交才干有效地指导大会本届会议的工作。我向您保证列支敦士登代表团对您的支持。

我还谨向您的前任萨米尔·希哈比大使表示赞赏,他出色地指导了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工作。

此外,我愿借此机会向秘书长先生表示敬意。世界上发生的意义深远的变化带来了新的挑战,您一直努力使联合国更好地应付这些挑战。我们希望在您的领导下,在与各会员国和其他联合国组织和机构密切合作和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本组织能够继续有效地履行自己的重要职责。我希望您和我的国家发展密切合作关系。

两年前,列支敦士登作为第一百五十九名会员国加入联合国。这是我国努力所取得的最大成果,在国际社会中成为平等的伙伴并共同承担克服我们当今面临的全球和区域问题的责任。

我们加入联合国的两年中发生了意义深远的政治变化。这些变化的结果之一就是1990年以来有20多个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因此,列支敦士登特别愿向今年加入联合国的下列国家表示欢迎,它们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克罗地亚、摩尔多瓦共和国、圣马力诺、斯洛文尼亚、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尽管列支敦士登是个小国,能力十分有限,但自从加入联合国以来一直谋求成为联合国的积极会员国。我们感谢各会员国对我们的特殊局势所表示的理解。

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需要联合国。然而,小国有特殊理由加入这一世界组织。其中之一就是联合国建立在要求普遍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只有当所有国家,特别是大国和强国都尊重国际法时,才能保护、确保和保证主权,特别是小国家的主权。我们对联合国有信心,但同时意识到本组织不能解决所有冲突。然而,本组织可以确立各国间文明行为的准则。

冷战结束后的短短一段时间内,我们曾认为我们正经历十分积极的变化和动荡时期。民主政府正取代独裁政权,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正获得它们长期以来被剥夺的

自由。但是这段时期持续很短。今天,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不比过去少。南北对抗非但未减轻,而且有所加深;种族、宗教、社会和文化分歧造成的区域冲突正达到危急关头;环境被破坏正威胁着我们和后代。

然而同时人们对联合国的期望有所增加,联合国能够更充分地发挥人们在联合国成立时设想其应发挥的作用,这一前景也有所改善。摆脱大国对抗的重负的确使各国和各国人民清楚地认识到世界的相互依赖性,但是在排列联合国应优先关注的问题的先后次序方面,我们仍未达到共识。显而易见,47年前建立的本组织结构需要调整以适应现实和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的新要求。

因此,我们欢迎秘书长的题为“和平议程”的报告(A/47/277),认为该报告为提高联合国建立并维持世界和平的能力所作的种种努力提供了有益的基础。我们认为应当非常认真地看待报告第三节中所载的关于预防外交的各项建议,以便建立防止争端或限制争端升级的手段。

内部冲突已成为对国际社会的特殊挑战。种族、社会或宗教分歧通常引起区域不稳定。我们意识到联合国的一些新会员国正处于极为困难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中。

在此情况下,列支敦士登谨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冲突的受害者特别表示同情。塞尔维亚和黑山发动的侵略战争在该国给人民造成巨大痛苦。我们极为关注不断对大规模和有系统地侵犯人权及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所作的报道,冲突各方都对此负有责任。必须停止杀害无辜平民和破坏失不复得的文化遗产,所有各方必须立即努力和平解决它们的困难问题。我们支持1992年8月26日至27日在伦敦会议上发表的各项原则以及会议与会者建立的框架,人们在这一框架内谋求全面政治解决这场危机。我们希望在伦敦表现出的政治意愿将化为具体行动,在日内瓦进行的后续行动谈判不久将产生积极成果。

正是在这一框架内我想谈到列支敦士登大公国国家首脑,尊贵的汉斯-亚当二世亲王殿下在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上所作的发言中提出的倡议。

在那一场合，尊贵的殿下谈到，需要寻求办法，推动和平解决许多冲突，那些冲突的根源在于各国社区之间所现存的紧张关系。尊贵的殿下认为，应该在自决原则的范畴内寻求这种解决办法。

列支敦士登了解联合国--事实上还有其他机构--对自决原则已进行的审议。我们感谢国际上过去在这一问题上所作的巨大努力。

作为一项原则，自决权已被普遍接受。我记得，自决是《宪章》的基础之一，不仅如此，根据1966年每一个伟大的人权公约的第一条，出席大会的大多数国家都负有这方面某些具体的法律义务。第一条正式地、有法律约束力地承认：

“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尽管如此，除了一些令人注意的例外情况外，往往没有切实、和平地运用这一原则。各个国家内截然不同的社区之间或这些社区同国家本身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世界许多地方仍持续不断。遗憾的是在一些情况下，这种紧张关系引发了严重的暴力事件。除了导致人类痛苦，这种紧张关系和暴力常常殃及邻国，总的来说，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也可能具有更为广泛的影响。暴力开始后，可以做许多事情来努力减少苦难。但是，从问题的根源入手不知要好多少倍，由于不让他们合法地表现其社区特征和意愿，不同的社区感到沮丧，从这种沮丧中往往可以找到这种根源。

我感到高兴的是，尊贵的阁下去年的发言受到一些代表团的注意。在过去一年里，我们进行了广泛的磋商，而且从各代表团友好地提出的建设性建议中，我们大受裨益。我们非常感激所有这些政府所表示的兴趣。我们也寻求并考虑了独立专家人士的意见。

在此情况下，列支敦士登认为，国际社会应通过本大会采取措施使自决权更加有效，并通过这样作为避免今后的有些冲突作出贡献。我们相信，现在时机已经到来，国际社会应通过联合国建立一种可以让各社区表示其显著不同特性的实际机构，以此作为一种现实的前进办法。

这种实际结构应满足以下四个主要要求：

首先，应建立灵活、逐步的自决形式，包括不同层次的自治、考虑到不同社区和由它们组成的国家的不同需要；一个允许其各个部分以各自的方式寻求共同目标的已经再划分的社区，有时可能是自决原则的一个很好的表达方式；

其次，援用自决原则的社区应放弃诉诸暴力，并承诺只以和平手段追求其目的；

第三，应以独立的程序提供援助以有效地实现自决原则；

第四，自决和国家领土完整之间，应保持适当的平衡。

在满足这些要求的情况下，我们相信，国际社会应认识到自决是所有具有拥有不同的社会和领土特征的所有社区的固有的标志。它涉及每一社区根据其成员的最大利益自由地选择其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命运。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自决并不一定是——甚至并不主要是——走向独立国地位的问题。不分青红皂白的独立将导致国际社会的崩溃，也不会充分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但在现实中，如果仅仅是出于实用的原因，在大多数情况下完全的独立都是不可能的。

尊重差异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得到足够的表现，自决可以有可能最适用于每个社区和每个国家的特殊情况的各种方式。

必须保持这个概念的不必不可少的灵活性。但是如果在一个社区存在具有很大程度明显不同的特征，在所有此类情况下，应该承认某种基本层次上的自治，这点看来是正确的。我指的是不歧视该社区或其成员、其奉行和享受其显著的社区特点的自由、以适当方式参加公共事务、特别是参加直接影响社区利益的事项。我们认为，作出承诺承认这种很小程度的自治应为所有有资格享受的社区所享受，这不应对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带来严重问题。

更高层次的自治对于那些有具体情况证明其有资格享受的社区将是适当的。但我们认为联合国要为那些特点各异并已定居在本国历史有巨大的国家中的社区规定详细的强制性要求将是不现实的。任何不同于我提到的基本层次的自治最好都应让

其在任选的基础上逐个发展--情况如此不同,最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逐一对待。

但是,我们认为联合国指明可以包括在更高层次自治中的各种进一步的因素将有某些好处。这些进一步的自治因素将能逐步增加社区自行处理其事务的程度,但只限于提供给那些有令人满意的经验的社区,即使这样,也只是在有关国家准备接受该社区的更高层次的自治时才予以提供。

在这个复杂的领域里,我们不认为国际间可能一致同意的任何一般原则或程序在具体实施中不会遇到困难。因此,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在实施自决原则时如果产生任何困难,应提出一些程序给予帮助,而且足以和平的办法解决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分歧予以帮助。

MJ

我们同一些代表团大致地讨论了我们的想法,这些代表团建议把这一问题交由一个专家组作进一步审查以便推动在大会最终取得进展,这样做比较有利,因为这一问题不仅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并且在技术上也相当复杂。

我们因而得出结论,最好的办法是由列支敦士登政府邀请包括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所有政府提名一位独立专家,参加明年3月在列支敦士登召开的非正式专家会议。我们希望与会的专家将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展开起初由殿下在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出的那些想法。我们设想提名的专家以个人身份参加会议,因为我们认为采用避免使政府承担义务的程序就更有可能进行一场富有建设性的专家讨论。在本届大会期间将向提名与会的专家发出邀请。列支敦士登政府将根据专家会议所表达的意见,考虑如何最好地制订有关进一步推动殿下去年倡议的建议,大约在1993年大会下届会议期间向大会提出这些建议。

随着国际社会在防止国家间爆发暴力冲突方面取得进展,而不论这些进展是如何缓慢,我们共同寻求以何种方法避免在一国的各个集团间发生在残无人道的程度上毫不逊色的内战后果,这变得更为重要。在向大会介绍我们在对重要敏感问题的

思路是如何形成时,我希望我已经表明了我们的深切关注,希望能找到某种方法来控制当今世界上大量暴力和人类苦难的一大来源。

我希望联合国中新的合作精神将有助于使我们履行担负的职责,并达成共识找到解决目前面临的多重问题的方法。我国代表团愿意同其他代表团有效合作,为实现联合国的目标作出贡献。

主席:我代表大会感谢列支敦士登大公国政府首脑兼外交部长刚才所发表的讲话。

列支敦士登大公国政府首脑汉斯·布伦哈特先生在陪同下离开讲台。

布恩库卢先生(刚果)(以法语发言):刚果共和国代表团前来参加由加内夫先生有幸领导的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的工作,充分了解到世界和联合国已经达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代表刚果代表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祝贺加内夫先生经一致同意当先主席。大会的决定反映了他的祖国保加利亚在国际舞台上所享有的高度尊敬和威望。这同样也是对他的经验和个人才干的表彰。

我还想在此深切感谢他的前任沙特阿拉伯王国沙米尔·西阿比大使干练地指导了第四十六届会议。

我国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保证将提供充分合作。

最后我热烈欢迎新的会员国,它们的加入进一步提高了联合国的普遍性。我高兴地说,刚果共和国代表团将在第四十七届会议期间以及在今后同它们愉快合作。

冷战已经结束。在四十余年极端紧张的残局之上,各国和联合国系统正在争取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新的、更加民主和更加人道的秩序。世界的发展使各处都充满了改革精神,在其推动之下,联合国作为一个机构正在经历一个变革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它在进行合作推动发展方面以及在维持和平行动和恢复和平方面采取了重大的行动。

有哪些新观念正在产生?它们成功的可能有多大?不断上升的贫困、第三世界债

务、艾滋病传染、毒品、种族和宗教仇恨、生态灾难及本世纪末世界人口的爆炸等等所提出的挑战对人权和民主又带来了何种危害？

人们已经说过，1992年1月31日召开的安全理事会会议是安理会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别上召开的首次会议。那次首脑会议象征使联合国长期瘫痪的不团结时代已经结束。本国际机构从那时起便开始寻找自身的定义，这是可以理解的。它希望在增进执行《宪章》规定方面的效力的同时，加强在各个领域的中的能力。

非洲和发展中国家是改革中的积极伙伴。仍然以满足基本需要为宗旨的新全球主义已经变得更为紧迫，而改革不正是其中的一部分吗？我们应当像关心尊严和人权的成长一样关心所有人民的的经济和社会福利。

特别对非洲来说，外部援助是一项基本原则。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非洲发展的起点。正因为如此，非洲对任何倾向排斥非洲同世界体系之间关系的微妙建议将继续保持警觉。因此，在这场旨在把新的文化带入联合国的新的利益相互作用中，非洲通过维护例如联合国根据《宪章》的有关规定在合作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能够取得很大的利益。

LH

在任何时候，我们有幸所代表的政府，因担负起责任，有力地解决眼前的需要，假设的需要，不远将来及长期的需要而获得领导人民的权利。第一个愿望就是为创造更美好的社会而努力，这种社会使公民以个人或集体的一部分都少感到一些不友好和限制，而多得到些知识和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人和不断的社会斗争中，联合国内的国际大家庭为各国的努力提供了适当的援助。由于其庄严性质而显崇高的大会汇集了世界各地人民舆论的响亮回音。在这方面，大会是一个希望之源。目前联合国需要满足的要求在性质上是前所未有的。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在关于本组织的工作报告中写到：

“联合国活动在规模和范围上的转折点在1987年以后就看得出来。许多年来第一次能够对各式各样的问题达成协议，这实际上标志着冷战的结束。”(A/

47/1第14段)

因此较以前的任何时候相比,大会中的辩论都充满了更多的能表明本组织正在扩大其作用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实际上,所涉及的一般来讲是,现在的会员国需要面临的新的现代挑战。这种情况尽管令人不安,但由于一些问题的解决而得到了缓解。此外,近年来一些国家发生了一些充满机会和希望的经历,这些经历有利自由并在一些国家恢复了民主。

我再次对联合国积极为这些国家民主化努力作出贡献表示欢迎。这一点已在我以前讲到的工作报告中提到了。我愿讲一讲我国,即刚果体制中的一些实例。

具体地说,刚果共和国正在朝着更广泛的,有更多人参与的民主迈进。人民的智力和心里上的潜力正发挥出来,民族正走向团结。权力下放是刚果共和国第一位民选总统帕斯克尔·利苏巴教授新政策的基石,这一作法将在管理和经济发展方面给予各地区行政权利。

这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行政体制的重建或建设、二是在发展和乡村环境方面提高积极性和创新精神。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改善最贫困的人民的的生活条件,使他们能有办法获得体面的住房,重点放在当地的建材、水源和卫生,家庭保健,婴儿的教育和创收活动。

在1992年,通过行使普选权,在一系列的自由、公正的选举中,在国际观察员的监督下,刚果人民作为积极公民履行了责任。我国政府对国际观察员们表示深深的感谢,感谢他们为我国提供的十分有益的支援。这些选举令人满意的结果预示着我国人民从此致力于此的新的民主时代的到来。重获新生的国家媒介振兴了刚果的舆论界,有效地为避免政治暴力作出了贡献。简言之,刚果正在进行着有益的结构改革,正从机构这一层作起。

在全国会议后的过渡期间,刚果于1992年3月15日举行的公民投票通过了新宪法。它增加了在所有领域内的自由。关于权利和基本自由的第二章共有45条。我国宪法还规定了平衡的公共的权利,并寻求建立加强团结和公平。

在地方建立民主--这样做并非没有风险--使刚果人民受到了第一次有结论的考验。以普选形式选出了地方议员和市长。尽管出了些难以避免但是微小的问题,整个制度运行还是令人满意的。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人民对这种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基础的承诺。正是在这些基础上,在经历了30年的失误和混乱后,建立了我国新的政治合法性。选举产生出了两院议会,重点放在第一院,即国民代表大会。政府对国民代表大会负责。其运行反映了刚果微妙的选举过程。

这一过程随着1992年8月2日和16日的总统选举而达到了高潮。最后这个阶段向对此长期不熟悉的人民清楚地表明,许多政党和他们战略联盟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总统选举通过两次投票进行,竞选激烈。刚果选举以不记名方式不受约束地投了票。帕斯克尔·利苏巴教授当选为刚果共和国的总统。

现在为期14个月的过渡时期在广泛的平静气氛中行将结束。刚果人民正在思考共和国总统帕斯克尔·利苏巴教授阁下的号召。当今有许多理由使我们充满希望。对我们国家来讲,这个号召宣布已存在着一股不可抗拒的民主愿望。它释放出能量,调动起积极性。所有事情又再次成为可能了。

这个历史性的新开端预示着与以前一种发展模式的决裂--也就是那种根本上靠我们文明社会外部因素,如国际援助,通过谈判实现或被强加的贸易条件,外资及主要靠国家干预等。新的构想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主要靠主观能动性,个人的创造性,和文社会,以及靠他们行动起来,进行创新,并更好地管理刚果的人力资源和财富的能力。

如将指出的那样,刚果雄心勃勃。考虑到我们面前的任务巨大,刚果共和国总统指出:

“民主的概念现在看上去是个礼物。它是一种文化。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种综合物。因此,因为我们的文化特点是以系统有意识的方式去寻找一致,我们就必须削减在其他地方产生的民主的一些不人道或难以接受的方面。”

总统接着问道，“脱离风俗习惯的法律是什么法律”？因此他号召要：

“尊重集体的财产和热爱工作。要赢得我们伙伴的尊敬，就必须靠这一点，即使这必须取决于同我们通常的伙伴加强联系”。

LH

在这一至关重要的复兴努力中，民族联盟政府和刚果人民将得以从与工业化国家和包括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机构的合作中以及从南方与北方的城镇间区域间企业间跨境的各种新形式的合作中获取最大限度的益处。

各会员国对我谈及某些值得国际社会因而也是联合国注意的重大问题时将不会感到惊奇。任何会员国都可能平心自问：“我们能做什么？从何下手？”这是很自然的。在我们看来，一般性辩论似乎是在各种建议和一些人欲采取行动而另一些人采取行动的愿望基础上汲取对这些问题做出反应的材料的绝好机会。

值此重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动荡之际，我们持何种态度？刚果认为，联合国应继续作为本着加强的伙伴精神对事件进行分析并产生概念——尤其有关社会经济问题——的极为适当的论坛。实际上，联合国必须成为我们寻求全球性解决方法的正当机构。其解决方案应考虑到世界上各问题本身所带有的政治，人道及社会经济等侧面。我国代表团赞同这一途径，尤其是涉及援助，贸易，技术转让，商品价格及减缓债务等问题时。

目前人们普遍感到，联合国在实现《宪章》之目标方面面临一个新机会，特别是维持和平与恢复和平以及——自安全理事会首脑会议后出现的——推动预防外交方面。尽管人们有各种疑虑，会员国仍应使一月三十一日在纽约点燃的火焰继续燃烧下去。在此方面，我国代表团必须赞同在本讲坛发出的明智之言。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冷战的结束并未结束由来已久的敌对情绪。在如此多的充满希望之事件之后，我们却目睹了在欧洲中心爆发的南斯拉夫危机。在非洲，南非日益加剧的暴力事件反映了一个民主、非种族歧视的及统一的南非之诞生所伴随的阵痛。除此以外，利比里亚和索马里的悲剧仍使我们有理由担心一些国家会出现

混乱。各位代表熟知,所有这些令人担忧的局面对次区域安全会产生影响。

在一个人们享有诸多权利与自由的世界,并非所有人都能真正得到它们带来的益处,这还能令人接受吗?如果我们对这种伴以战争罪行的持续的部落或种族冲突冷若无闻,便会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在不知不觉中灭绝。在欧洲,人们因意识形态而死亡,在非洲大陆最东面的索马里,局势则更具悲剧性。干旱加之部落间争权夺利所进行的滥杀正夺走数千人的生命。无疑,需要更多的国际援助,联合国的努力应在此再次得到赞扬。

我们也应称赞非政府组织以声援人类的姿态在为服务于每个人--一个具有人的共性,有理智的人--所作出的日常努力中发挥的作用。如果我们从目前正在利比里亚和中东进行的和谈所给人的希望作出判断的话,局面并非完全无望。

在南非问题上,各方必须同意停止暴力,并必须表现出克制。各方必须合作以尽早恢复谈判进程。最近几周的事态发展使我们有理由希望这会发生的。不管怎样,刚果共和国支持国际社会为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所作的各种倡议和努力,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刚果在困难的经济条件下仍向联合国范围内的各项行动作出贡献。继我们参加联安核查团第一阶段获得积极经验后,最近,我们又加入了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联安核查团第二阶段)。

同样,我国支持有关削减军备,停止核试验以及旨在加强国际常规武器转让之透明度方面的各项倡议和决定。

促进建立信任、和平与安全仍是包括中非次区域在内的许多国家之始终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五月份在联合国庇护下成立了安全事务常设咨询委员会。这是次区域合作体系的又一工具。

虽然我们 must 齐心协力去克服战争,但不能说那些未经历战乱的各国人民就一定生活在和平之中。看一眼世界地图则一目了然,情况恰恰相反。例如,非洲正遭受干旱、饥荒和疾病,令人惊恐的局势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很明显,与维持和平,吸毒、环境及人道援助一起,非洲是联合国在九十年代面

临的五大优先任务之一,但令人不解的是,自1991年12月18日联合国90年代非洲发展新议程获得通过以来,其在新的合作基础上的实施却未得到优先考虑。该情况值得引起注意。

吸毒问题则为欧、美、亚大陆人民展现出另一种痛苦和具有毁灭性的局面。我们又如何在没有国际合作与援助的情况下成功地迎接这些及其它--比如后天免疫机能丧失综合症(艾滋病)的蔓延--挑战呢?

如下事实不可否认,对民主的渴望已席卷全球。这一增强了的意识应被视为将推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巨大进步。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的思维目前应集中在未来以及民主的命运上,也就是说,如何在众多国家获得民主制度而取得的成就基础上获得更大成就。换言之,民主与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只有通过将该问题的两方面联系起来,我们才能从第三个千年前夕发生的我们所认之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中获取恰当的益处。

GJ

阿卜杜拉先生(马来西亚):我首先要热烈祝贺保加利亚的加内夫先生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主席。我相信以他的经验和技巧,他将指导本届大会取得成功。

我还要利用这一机会向他的前任,萨米尔·S·希哈比先生表示深切的谢意,他以献身精神完成了任务。他对振兴大会的工作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我还高兴地代表马来西亚热烈地祝贺那些最近加入我们的行列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

在过去的两三年,我们在全世界看到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和变革。在很多方面我们处于一个历史时刻,在此我们必须作出将决定人类前途的重大选择。现在有着在和平和稳定的环境下根据寻求社会和经济进步的集体愿望发展一个国际合作的新时代的机会。人们重新希望联合国能够为维护和平与安全发挥中心作用,并同时成为重振国际发展合作的催化剂。

东西方竞争的结束以及联合国为解决一些区域争端所发挥的成功作用理所当然

地使人们对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感到欣喜异常。不幸的是,过去两年的事件证明这种欣喜是短暂的。许多复杂的挑战以及不稳定的情况仍然在展现开来。不幸的是冷战后新时期的黎明越来越象旧的世界秩序,象过去一样,它的特点是在互相竞争的民族主义者和种族力量之间冲突基础之上的公开冲突。由于在前南斯拉夫和组成前苏联的一些国家丑恶的种族和民族主义纷争,欧洲的某些地区再一次成为紧张和破坏的地区。在世界其他地区--在阿富汗、利比里亚、莫桑比克和索马里也有着令人不安的、尚未解决的当地冲突。

的确,我们最初认为的冷战的结束将在联合国鼓励和带来更好的合作的希望和信心正在消逝。过去几个月的经验引起了对联合国某些发展的严重关切。例如过多地强调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安全方面的作用,而对和平的社会和经济的方面则注意得较少。安全理事会决策进程中的某些常任理事国的主导作用也令人关切,它们将安理会活动的范围扩大到许多国家认为超过其权限的领域。

还使人们感到越来越关切的是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常任理事国--倾向于选择时间和地点来根据《宪章》执行集体措施,维护法治和国际和平与稳定。进行这种选择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例子。安理会还没有对伊斯兰组织的一些国家关于召开进行正式辩论的紧急会议以审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要求作出反应,更不要提援引《宪章》第七章第四十二条了。为了维护法治,安理会应扭转塞尔维亚-黑山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侵略,并应开始针对应对“种族清洗”和对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犯下其他战争罪行负责的塞尔维亚领导人和个人的法律诉讼。

伦敦会议的有效性尚待证明,即使是安全理事会扩大联合国在波斯尼亚保护部队的规模和权限的最新行动也仅限于保护人道主义救济。马来西亚坚信,不管人道主义救济多么有效,它都不能结束造成这么多破坏和生命的损失以及向邻国外流难民的侵略和暴行。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例子突出地表明预防性外交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有效

性。如果联合国要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有效作用,就必须更多地采用预防性外交。有选择地或以双重标准处理潜在的冲突和有关各方将使我们一事无成,而且只会使联合国受到嘲笑。

我们都意识到,在秘书长要安理会处理这一任务之前,安全理事会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索马里的严重局势这一事实。数百万索马里人在失去控制的悲剧性的内战中遭受了几个月的苦难,而且每天都有许多人死去。在许多方面,索马里是冷战政治的受害者,现在它却被抛到一边自行挣扎。在这件事上,联合国不仅需要帮助带来人道主义救济--就象正在做的那样--还应帮助恢复正常。索马里内战的继续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我们敦促交战各方为了其人民和国家迅速地和平地解决它们的冲突。一句马来西亚的成语适当地表明这种局面是徒劳的:“胜利者变成炭,失败者变成灰。”

长期以来列在联合国议程之上的两个国际问题是巴勒斯坦和南非。随着谈判第一次开始进入实质性问题,涉及土地换取和平的原则,目前的中东和平进程正在显示出进展的迹象。现在到了联合国参与在被占领领土建立信心措施的时候,包括派出观察员以及将社会和经济援助扩大到目前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难民救济工程处)有限的努力的范围以外,在向自治和独立过渡的时期帮助巴勒斯坦人。

同样,在南非朝着民主和大多数人统治的变革进程已进入危急的僵局,这种情况明确地需要联合国发挥更肯定和实际的作用。马来西亚欢迎安全理事会作出决定,为帮助建立信心和协助变革进程派出观察员。但我们认为联合国应该在扩大建立信心措施--特别是在恢复法律和秩序方面--以及了解生活在肮脏的条件下和在种族隔离制度下长期受到忽视的南非黑人的需要方面作更多的事情。

LH

关于柬埔寨问题,马来西亚作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和该区域的一部分,特别关心柬埔寨的和平、稳定和经济福祉。在双边方面,马来西亚随时准备同各柬埔寨

邻国携手进行经济和技术合作。我们还完全支持联合国在柬埔寨的作用,我们正在尽力援助和支持联合国维持和平努力。迄今我们已经向联合国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联柬权力机构)共提供1 060人。联柬权力机构在促进全国和解进程和为建立自由选举的民主政府铺平道路方面所面临的任务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柬埔寨某些方面的行动可能会危及《巴黎和平协定》。显然,必须充分执行《巴黎协定》,联合国已经在那里确保如此行事。另外,在现场由联柬权力机构所代表的联合国在柬埔寨有其独特的作用,为了在和平进程中促进《协定》的执行,它必须得到各方的充分信任。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索马里的局势是对联合国集体安全概念信誉的严重考验。目前人们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期望和依赖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确保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在这样的时刻,迫切需要对《宪章》和集体安全制度的运作情况进行审查。根据《宪章》第24条,联合国各会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安理会代表各会员国的利益行事。联合国各会员国当然有权希望安理会的工作和行动具有透明度并十分负责。安理会早就应该进行旨在实行透明、负责和民主的重大改革。

安理会目前的15个成员必须增加,其水平应更能代表目前已增至179个国家的联合国全体会员。欧洲在安理会的代表权大大超过其范围。目前常任理事国的构成主要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局势,这种构成现在已经站不住脚并不合时宜。对保证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专有统治作用的否决权必须重新进行审查。马来西亚将为全面审查联合国体制作出贡献。我们认为,最近在雅加达召开的第十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关于建立一个高级工作组谋求联合国的机构调整、复兴和民主化的决定十分及时,并将得到我们的充分支持。

马来西亚还支持大会作出集体努力,以便研究秘书长在其题为“和平议程”的报告中作出极为宝贵贡献的内容和影响。我们希望以民主方式进行集体审查将有助于明确确定该文件所载的各项重要原则以及考虑作为联合国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

秩序中行动方案的各项行动。

如果联合国要成为冷战后世界秩序的基础和中心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把联合国所面临的财政危机当作一个最紧迫的事项来处理。要联合国在世界各地采取维持和平行动的要求越来越多,这正在使联合国稀少的资源变得过份紧张。经常预算和维持和平预算的欠款现在已高达17.5亿美元左右,它们对联合国执行其任务的能力正在产生不利的影响。特别令人关切的是,欠款总额的一半以上来自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其中两个国家。

马来西亚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欢迎美国和俄罗斯就削减核武器和军备控制达成的双边协定。马来西亚作为联合国中普遍裁军进程的有力倡导者,欢迎裁军谈判会议就提议的化学武器公约所作的积极工作,我们非常高兴在大会本届会议上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马来西亚还认为,透明度和建立信任的进程应该促进裁军与和平的总目标,我们支持建立联合国武器登记制度的意见。但是,这种登记制度不应仅限于常规武器的销售和转让,而且还应包括常规武器的生产和贮存,并在适当的时候含盖非常规武器。

联合国适于作为一个为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进行国际合作的中心,这是它的崇高目标和普遍性质。因为正是在这里各主权国家都是平等的伙伴,因此联合国为在国家间关系和多边外交中建立民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不幸的是,自从共产主义跨台以来,意识形态对抗的胜利者不仅在其双边关系的交往中,而且在联合国及其机构的活动中日趋以其有关人权和民主的价值观念对别国指手划脚。马来西亚认为,对人权问题的全面和建设性的处理无疑应考虑影响会员国国家前景与发展的文化和宗教价值观念。我们期望明年参加世界人权会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在海洋事务中维护法律和秩序以及进行国际合作的重要工具。作为一个沿海国家,马来西亚要提请大会注意马六甲海峡这一国际航运水道的使用问题。船体更大、速度更快的船舶现在以创记录的数量穿梭于海峡之中,其运载能力之大以前是无法想象的。其中大部分都将同渔船和数量日益增多的游艇

共同使用这一狭窄的水道。

国际交通日益增加和大型技术精良的船只通过我国的水域无疑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风险和责任。尤其是装载危险物品的油轮通过使我们感到更加担心,而且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环境危险。在海峡中已有过几例碰撞和外泄,污染了我国的海洋和海岸并影响到我国的海洋资源。上周末在海峡内一艘油轮和一艘集装箱船发生的最近一次碰撞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当发生事故时,我们不得不进行清理,这是一个财政负担,而且我们还不得不忍受污染所造成的对我国海洋资源的突然伤害和破坏。这对贫穷的沿海国家来说负担过于沉重,无法单独承受。显然,现在迫切需要重新看待现行的国际海洋法和使用海峡的各种规章,找出确保分担确保航行安全责任的机制,并通过使用先进的设备和以我们得以使用的有改善的资源,在有效的监督下共同与日益增多的海盗行为作斗争。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马来西亚并不是在暗示征税和收费,而是要求海洋国家、海峡使用者和沿海国家平等分担这样做的运营和财政责任。

WG

为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而做的任何尝试必须处理由于南北之间的鸿沟扩大而造成的国际经济制度中不公平现象日益加重的问题。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2年的人类发展报告在突出说明外部经济环境日益困难及其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不利影响时强调,北方必须对这种影响负主要责任。报告指出,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和补贴每年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五千亿美元的损失,这比他们接受的外援高10倍。在过去20年中,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增加了13倍,从1970年的1千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大约1万3千5百亿美元。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僵局尚未解决,而最近出现的单方面贸易保护主义行动倾向,建立新贸易集团,以及主要货币市场上的不稳定情况只会进一步加重已经很困难的全球经济环境。需要对世界经济,包括财政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和改组,以使其重新振兴并确保其长期稳定。

最近几年,在联合国进行的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复兴和改组方面的合作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些变化无论多么具有建设性并出于善意,只要发达国家不准备在政策方面实行具体改变或履行其特别是在达到官方发展援助目标方面所承担的义务,这此变化就不足以使国际经济合作恢复活力和促进全球社会发展。

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和发展首脑会议使很多人产生了以下希望:通过首脑会议所作的各项决定和建立持续发展委员会,我们已经为建立一种旨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打下了基础。然而,真正的成功取决于获得新资源,以及北方向南方的技术转让。我们期待北方的伙伴象在里约热内卢所同意的那样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认捐。

今天的世界进入了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关头。全球相互依赖的现实要求国际社会的成员以新的全球合作精神密切合作摆脱过去几十年的意识形态对抗,而开始为所有国家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这方面,联合国仍然是为国际和平、安全和发展而实现一种新的全球一致意见的最好讲坛和途径。作为彼此合作的联合国大家庭,我们必须有处理我们共同的利益和前途的远见和勇气。

埃勒曼-延森先生(丹麦)(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首先祝贺主席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主席。

我向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致敬。在仅仅于9个月之前任职以来,他对联合国的有能力的和有效率的领导给我们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向他保证,丹麦对他为改革和改进联合国而做的持续努力给予全力支持。

过去一年中,这个世界组织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具有普遍性。在1945年开始时只有51个会员国的组织,现在已成为一个包括179个会员国的组织。今年,13个新国家加入了联合国。现在,前苏联的所有新国家,以及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圣马力诺都加入了联合国。

让我借此机会欢迎所有的新会员国,并表示希望以联合国的精神在今后进行有成果的合作。

在前南斯拉夫的范围出现的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态发展表明在冷战后时期世界很多地区的局面是多么脆弱,并已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难民危机。国际社会以非常负责任的态度对前南斯拉夫出现的加剧的危机和它所造成的巨大的人道主义需求作出了反应。我们已经为监测、调解和维持和平行动,以及人道主义援助提供了大量资源。我欢迎扩大联合国在本地区的和平努力中的作用,以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在提供救济方面的中心作用。为确保救济工作能以最大的速度和最高的效率进行,协调仍然是最为重要的。

在提供大量财务和其他方面的人道主义援助时,丹麦与高级专员进行了密切合作。最近,我们更直接地参与了为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提供住所。我们准备继续我们的努力。

南斯拉夫危机是一个在欧洲的危机,欧洲愿意并且能够承担它的国际责任,但联合国作为国际、全球组织也可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伦敦举行的关于前南斯拉夫的国际会议集合了与该区域的危机和战争有关的主要各方。会议的结果是令人鼓舞的。建立了绝对必要的政治对话和谈判的基础,包括作为任何和平解决办法的基础的结构和原则。

伦敦会议后第一月内出现的事态发展表明,会议不仅能产生出色的文件,而且能建立使我们的言辞化为行动的后续机制。丹麦毫无保留地支持在赛勒斯·万斯和洛德·欧文两主席领导下在日内瓦所作的努力。

所有的联合国际努力--联合国保护部队,欧洲共同体监测团,日内瓦谈判--不应使我们忘记,冲突各方负有结束残酷行动和暴力的主要责任。所有民族、集团、少数群体及其领导人必须认识到,他们的社区能够实现繁荣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对他们的争端的政治解决。不同的利益只能通过妥协和平共处。实现政治解决的基本原则没有变:边境不可侵犯性,它只能通过彼此之间的和平协议改变;少数群体的人权和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只要侵略行为不停止,对塞尔维亚-黑山的制裁就会继续下去;所谓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不是南斯拉夫社会主

义联邦共和国的唯一继承国；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所有方面都应得到援助；犯有违反人道主义法罪行的人将逐个起诉如可能将由联合国的一个国际法庭起诉。

前南斯拉夫的局势依然很严重，但我认为，我们已为该局势可能改进的最终解决创造了基础。前面会有困难和挫折。正如梅杰首相伦敦会议上所说，这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但是，任何人都不应当怀疑，丹麦作为一个国家和欧洲共同体下任主席，将用其全部力量致力于争取前南斯拉夫问题和平政治解决的国际努力。

南非的改革进程经过一段时期的出色进展之后，由于暴力悲剧的重新爆发，在年中不幸停顿。大量暴力依然是恢复谈判的主要障碍之一。

秘书长采取重要步骤，向南非派出了他的特别代表。结果，一些联合国和平观察员已经部署在暴力受害地区。在本月初欧洲共同体三外长访问之后，欧洲共同体也已决定向南非派出和平观察员。此外，欧洲专家将协助戈达斯通委员会的工作和控制南非暴力的其他努力。

然而，只有南非人本身才能实现我们的期望的新的、民主的南非。我们准备全力支持。25年多来，丹麦一直向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一旦有了一个临时政府，丹麦准备执行一项向南非提供过渡性援助的方案。我们鼓励国际社会加入纠正南非社会的经济不平衡状况的努力，并为创造一个非种族和民主的南非做出贡献。

索马里的悲剧充分说明在这一国家实行民族和解、重新建立一个合作政府的必要性。在欧洲共同体三外长9月初访问了摩加迪沙之后，欧洲共同体外长们在9月13日的声明中强调了这一点以及联合国特别重要的作用。

在中东，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当事各方已经开始一个谈判进程，给公正、全面和持久解决带来了希望的理由。丹麦和他欧洲共同体的伙伴一起，充分支持并继续维持这一和平进程。

以色列新政府所采取的政策给这一进程以新的推动。阿拉伯各国和巴勒斯坦人的反应是未来良好的预兆。我衷心希望各方现在投入实质性谈判，在已经取得的进

展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现阶段重要的是有务实主义的精神。因此,我呼吁各方把良好的意愿化为具体的建议和不抱偏见的思想状态。

在伊拉克,巴格达政权继续无视其国际法义务,阻碍联合国审查小组的工作。该政权继续公然践踏人权和基本自由,特别是破坏库尔德人和生活在沼泽地中的阿拉伯什叶派教徒。巴格达极力阻碍联合国和各非政府组织缓解这些受苦受难的人的困境的努力。骚扰联合国和平警卫,拒绝延长《谅解备忘录》,以及拒绝安全理事会第706(1991)和712(1991)号决议所规定的用石油换食品的安排,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然而,萨达姆·侯赛因的策略是注定要失败的。国际社会绝不会放松联合国对巴格达政权的制裁,除非该政权充分、无条件的遵守安全理事会所有各项有关决议。

我在去年秋天的讲话中指出,在国家主权和人道主义干预两项原则平衡的问题上,安全理事会第688(1991)号决议如何可能成为一个转折点。在过去一年中,人道主义干预问题对国际辩论已经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索马里、前南斯拉夫和最近伊拉克新的事态发展,已经说明了这一概念的意义和重要性。

不能把不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作为一种盾牌,掩护大规模侵犯人权、特别是那些人权的局面安全理事会已确定为威胁到和平的地方-我认为这种观点已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主权与国际干涉之间的一种新的平衡关系已经形成,它倾向于国际干涉。我们政府欢迎这一发展。我们应当坚持承认这项基本原则,即各国政府必须充分合作,确保所有需要援助的人们能够得到帮助。各种政治动机经常继续阻碍人道主义援助进入某一国家,或不能达到需要这种援助的人群。

目睹伊拉克在海湾战争期间,及最近前南斯拉夫冲突各方继续不顾人道主义公约的行径令人震惊。犯下这些罪恶行径的人对此负有个人责任,必须逐个起诉。

这方面,我欢迎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建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丹麦政府愿在本届大会和今后各届大会中,为这些努力做出建设性贡献。

秘书长题为“和平纲领”(A/47/277)的报告中载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建议,其中若干丹麦可以全心全意地支持。譬如,更加广泛使用斡旋,为维持和平行动设立一

个储备基金,以及更广泛的利用国际法院。然而,利用秘书长进行斡旋和利用国际法院都取决于当事各方的政治意愿。

联合国面临不断增加的维持和平工作的要求,而且,这些工作的规模在扩大。仅仅提及柬埔寨、索马里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就足以说明问题。鉴于联合国已经负担过重,我们欢迎秘书长请欧洲各区域组织按照《宪章》第8章,执行维持和平的职能,如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尽管丹麦已经为联合国保护部队做了实质性贡献,我们仍然承诺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做出进一步的贡献。然而,请允许我补充,必须把维持和平行动看作只对冲突各方的一种暂时帮助,因此,时间必须限制在几年内。维持和平行动绝不能因为存在的时间长,而成为当事各方不求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借口。

在履行和平保护者的使命时,联合国可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消除贫困发挥重要作用。联合国在解决政治冲突的努力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应当遮盖他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责任。正如秘书长指出,只要富国和穷国之间现有的差距继续存在,持久和平就不可能实现。

国际政治气候的改善,老的势力集团的瓦解,以及军事开支的削减,为促进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

FP

现在我们必须正视我们的责任,改善十亿生活在绝对贫困中的人的生活条件,并且改善甚至更多的失业和无社会保障的人的生活条件。否则,问题就会不断增加,寻求稳定就会遭到威胁。

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必须基于对人权的尊重、法治和有效、负责任并有民主合法性的政治机构,现在是正视讨论并解决相互关联的社会发展问题的时候了。

丹麦欢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关于在1995年召开一次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建议。我们建议这次社会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在哥本哈根召开,从而表明丹

麦致力于社会发展,并且希望这次首脑会议成为为实现最终目标,即其改善人类生活质量而动员一切努力的一个重要事件。

今年,大会将审查联合国系统的业务活动,这将使我们有机会评估联合国系统在过去三年中开展的发展活动的作用,并且为以后三年确定新的指导思想和优先项目。同时,关于对联合国系统进行根本改革的讨论本身已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使得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全面讨论正在出现的世界新秩序的要求,因为这涉及联合国及其秘书处的结构和功能。

这些有关改革的讨论的核心是有必要更明确地确定联合国系统在发展活动方面的作用,包括各组织之间更好的分工和协调。联合国也必须在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并以一种一贯的、前后一致的方式开展其业务活动。

在最近召开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会议上,关于改革联合国业务活动的讨论取得了进展。我们希望今年大会本届会议能使得这一进程从讨论原则阶段进入具体行动阶段。我们认为,北欧联合国项目中所载的建议将使得联合国重新在发展的业务活动中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只有通过联合国基金和方案的管理和筹款进行根本改革,才有可能确保联合国在这一领域发挥更有效的作用,以利于发展中国家。

在过去几年中,连续不断地发生了一系列自然和人为的灾难,它们的频率、范围和复杂性都是史无前例的。在去年发生了不寻常的事件以后,我们大家都希望这一趋势在1992年能够扭转。遗憾的是,这些希望未能实现。

大会在去年届会上通过的关于紧急援助的第46/182号决议被看作是改进联合国系统内的协调和提高运送人道主义紧急援助的效率方面的一个重大步伐。这确实重要的一步。但是,把该决议的目标变成现实还需要做很多事情。

在许多国家,包括在丹麦,公众对联合国系统就索马里的大规模悲剧作出的反应提出了批评,这例子表明今年大会必须对改进联合国工作这一问题予以更大的新的重视。现在必须进行坚决的努力,以确保及时、以最快的速度并以周密的协调提供充足的人道主义援助。我们要特别呼吁联合国系统的各个组织更加努力地進行合

作,采取联合行动,减少相互竞争。

订于明年6月召开的世界人权大会将使我们有机会审查自通过《世界宣言》以来在人权领域取得的进展。在这次会议上,将找出取得更大进展的障碍,并阐述具体措施以帮助各国促进对人权尊重的努力。

丹麦政府致力于确保这次会议取得成功,并且将为取得均衡的成果而努力,包括有关执行活动的政治标准和业务指导原则。在这方面应特别重视民主、人权和发展之间的联系,并且以违反人权是国际社会应该关心的问题这一原则为基础重视集中这方面援助工作的必要性。

民主、对人权的尊重,男女平等地位和良好治理原则在发展努力中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这一点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在许多国家进行的广泛的改革以及为支持发展努力而进行的持续政策对话都反映了这一点。同时,扩大公众对决策过程的参与的进程必将继续进行。

丹麦政府将帮助其它国家进行政策改革,建立有利于发展的行政和政治结构,如设立新的民主机构并加强法治。

同样,我们也非常重视军事开支问题。过多的军事开支不仅减少用于其他目的的资金,而且还会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和违反国际法的加剧。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会影响国内走向民主和法治的进程。

丹麦随时准备通过其发展援助计划为旨在巩固人权、民主和良好治理的具体活动提供实质性支持,我们还将从在这方面进行真正努力的国家中寻求今后的发展伙伴。

另外,明年已经被确定为世界土著居民国际年。丹麦政府以极大的兴趣和很高的希望盼望这一国际年,并且在格陵兰和丹麦都在制定计划。并设法积极努力,增加对这些土著居民面临的特殊处境的理解,并设法促进对土著居民的文化和权利的尊重。

众所周知,居住在格陵兰的伊努伊特人选择了作为丹麦的一部分实行自治的地

位,我们将在国内一级在为国际年做准备的过程中与格陵兰自治政府的代表密切合作。

最近在里约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所取得的成果虽然未能满足我们的所有期望,但是为建立基于对地球承担共同责任的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里约宣言》《二十世纪议程》和《气候变化及生物多样性公约》远远不是最终成果,它们是动员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为在今后实现持续发展进行共同努力的工具。

该会议在机构设制方面提出的最重要建议是设立持续发展问题高层委员会,这需要在国际一级采取后续行动。很重要的是,该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应该面向未来,以确保对今后技术和经济发展采取富有活力的作法。

LH

执行21世纪议程以及各项公约需要有财政资源,因此要求国家间建立伙伴关系并真正分担负重,不仅在北方和南方之间、而且在捐助国自身之间都应如此。

丹麦政府从一开始就致力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进程。我们愿意提供我们应该提供的必要资金,并愿意看到尽可能多的国家作出类似坚定的承诺。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在结束联合国残疾人十年。残疾人依然是最易受到影响的群体之一,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在这十年里对于世界各地残疾人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意识已得到加强。然而,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联合国各个发展组织应该在制定其各项活动的日常方案方面从更具战略性的角度将残疾人的各种需要综合起来,从而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允许我在结束时谈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情:我们都祝愿联合国在改革进程以及在实行其众多使命方面取得成功。但是表达这一祝愿的同时也必须愿意履行我们向本组织缴纳会费的法律义务并且愿意充分及时付清。

穆罕默德·博尔基亚亲王(文莱达鲁萨兰国)(以英语发言):我祝贺加内夫先生阁下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主席。我相信他会很好地指导我们的工作。

我也要感谢离任主席，萨米尔·希哈比先生阁下。他对联合国工作所作出的宝贵贡献很受赞赏。

我也要感谢秘书长代表世界和平所作出的努力。他的“和平议程”报告应该引起会员国的急切注意。我向秘书长表示继续支持他所进行的所有要求甚高的工作。

今年，我们非常高兴地欢迎联合国的各个新会员。它们的被接纳应该进一步加强我们组织。

自从去年的会议以来，我们继续看到世界上发生巨大变化。文莱达鲁萨兰国欢迎其中大部分变化。然而，我们对其他的变化反应谨慎。这是因为我们尚不确定这些变化将走向何方。虽然一般说来，我们感到本世界机构的会员国们目前比以往更有能力在世界上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

然而，我们认为，在任何联合国行动有成功的良机之前，某些事情必须落实。这些事是个别国家之间存在着导致走向通过区域联盟实现多边合作的强有力的双边关系。我们感到这两个结构至关重要。我们认为，如果它们存在，联合国将在维持和平和缔造和平方面发挥良好作用。我们认为它们是必需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或单个组织能够独立存在。

因此，我国象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在过去一年里开展密集的外交活动。我们感到，我们必须建立广范的双边关系并充分参与区域和国际组织。我们认为，这样能使甚至象我们这样的小国得以对本组织的成功作出很大贡献。我们愿意看到联合国行动对区域和国际体制加以补充。

我感到这一点表现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在寻找解决柬埔寨问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上。东盟国家在最初阶段所作的艰苦工作和表现出的耐心是至关重要的。其他相关和感兴趣的各方所作的努力也是至关重要的。柬埔寨各方寻求和平解决问题的意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联合国提出的和平协定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柬埔寨当前的形势可以是一个进一步的说明。我们相信它表明协议签署之后并

不一定意味着建立和平的中止。努力必须继续下去。必须鼓励所有参加任何国际解决的各方继续表现合作精神。

因此,我们有理由对世界我们这一部分感到乐观。但是我们并没有忽视其他地方的现实。我们高兴地看到,即使是在一些非常困难的局势中,个别国家正努力发挥作用为它们所在区域带来和平与稳定。

我们特别高兴地看到这一点正在中东发生。由美国和俄罗斯发起的和平谈判为有关国家提供了取得和平进展的途径。核心的巴勒斯坦问题当然尚未得到解决,令我们遗憾的是以色列仍然蔑视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看到了一些进步。为此,我们敦促所有有关各方努力使谈判成功。与此同时,我们感到联合国在寻求解决办法方面仍然应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们认为,本世界机构应该加强其努力以帮助南非实现和平变革。这将加强象英联邦和非洲统一组织这种机制所作出的大量努力。

我们认为,联合国有充分的理由卷入柬埔寨、中东和南非。这是因为直接卷入其中的方面已经创造了某些有利条件。

不幸的是,事情并非总是如此。巴尔干局势似乎可能是本世界机构未来也许被迫面临的典型尴尬局势。一方面,出于我们道义和人道的义务有必要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在任何层次也许都没有确立理智、理性和和平意图的范围。要求联合国在类似情况下采取行动的呼吁也许会成倍增长。

FP

因此,我认为我们不能只是从其政治角度看待和平与安全。我们认为它们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在此我是指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它们给这些国家的国内安全,从而给国际稳定造成了巨大威胁。

如果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发展中国家将不能进行和平合作。这会意味着不断要求联合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尽力解决地方冲突。

因此,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道共同缔造和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

认为迫切需要在今天提供国际和平的建筑材料。其形式是合作性国际贸易关系。

我认为,我们大家面临第一个考验是能否成功结束目前的乌拉圭回合。其次便是其他事情,例如开放市场和向发展中国家自由转让现代技术。

在我看来,这些是我们大家进行预防性外交的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它们将确保联合国的主要作用不仅是解决政治危机,而且也包括帮助各国和各区域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建立和平。

纳斯塔塞先生(罗马尼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想和先前的发言者一道就加内夫大使的当选向他表示热烈祝贺。我尤其高兴地看到一个新兴的欧洲民主国家,同时也是罗马尼亚友好邻邦的代表主持这次重要会议。

我还谨向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表示敬意,我国完全支持他作出不懈努力,促进我们作出共同努力,以使联合国发挥与一个变化中的世界相适应的新作用。

几天之内,我们罗马尼亚将经历我国革命后历史上一个历史性时刻,9月27日将举行我国新的民主《宪法》通过以来的第一次议会和总统选举。我国坚定选择政治多元化、法治、民主和市场经济,这一点常常遭到无端怀疑,我们认为这些选举对我国来说是一个里程碑。我想告诉大会,罗马尼亚政府已尽力确保公平的竞选和自由、公平的选举。数千名国内观察员和许多外国观察员在场就是对此的可靠保证。

我不想在此时此地谈论罗马尼亚人民在走向改革进程道路上已付出的巨大代价。这一改革进程能够在合理的愿望和满足这些愿望所需的经济资源缺乏之间取得一个合适的平衡。但我觉得有权指出,有时似乎危及稳步的过渡进程的偶尔失误的产生并不是由于想向后看,而是因为有些急于提早一天迈进未来。

同所有其他新兴的中欧民主国家一样,罗马尼亚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考验,即同时建立新的政治结构和新的可行的经济机制。然而,正如我国总理最近指出的那样,我们已经使自己省去了五年的改革进程。但我们必须继续前进,矛盾的是,与此同时我们仍在寻求循序渐进。此外,没有迹象表明有人对我们努力实行的变革有

一个理想和简单明了的蓝图。感谢上帝,似乎罗马尼亚已经摆脱了大多数儿童时期的病症。鉴于“越早越好”的说法对出麻疹也适用,从长远看来,我们也许会证明我们是共产主义消失后的欧洲的幸运者。

仅举一例,我想指出在去年,经常有人提出关于所谓的罗马尼亚反犹的指控。这些指控显然是没有根据的,而我们反过来要对在邻国和其他中欧国家出现排外、种族主义和反犹的倾向表示关注。

对我国和过渡中的其他国家来说,问题的核心在于加强社会的学习能力。我们找不到可以轻易照搬的教条或模式。我们正在勇敢地冒险。整个改革进程已到了只能进不能退的地步;这是不应置过渡中的国家于不顾的另一个原因,这特别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仅共产主义消失后的欧洲,而且整个世界都处在过渡中。

过去一年对罗马尼亚所作的经济、道义和政治方面的投资已证明我们的大多数潜在伙伴已完全明白我们的意思。我毫不掩饰这一信任投资成曲线上升,这条曲线与罗马尼亚国内的日益稳定和国际上日益确认我们是中欧和欧洲大陆安全的可靠支柱相对应。

同时在我们国内和外交政策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对罗马尼亚去年事态发展的这一积极判断。请让我只提及我们的几个国内成就;建立了一个能够保证法治、政治多元化、自由公平的选举、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及充分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新的立法和组织构架;1990年5月选出的议会通过了新的《宪法》,并于1991年12月8日得到全国公民投票的批准;根据我们的基本法,国家承认和保证少数民族个人有权保留、发展和表达他们的文化、语言和宗教特性,对此我想补充罗马尼亚《宪法》的一个特征,第20条指出:

“《宪法》的有关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的规定的解释和实施应与《世界人权宣言》和罗马尼亚加入的公约和其他条约相一致”

该条还规定

“如果罗马尼亚加入所有有关基本人权的公约和条约与国内法存在任何不一

致,以国际法规为准”

另一项成就是1992年2月举行的地方选举,选举的主要结果,即反对党在全国各地赢得了许多席位这一事实证明了这些选举是公平和自由的。这样,罗马尼亚社会具有更加平衡的政治代表性,明显驳斥了对罗马尼亚存在“大一统极权统治”危险的指控。目睹投票选举的观察员得出的结论也证实了选举是公平的。罗马尼亚够格被称为是多元化的民主国家。

MJ

当前选举活动的展开带来了新的证明:政治多元主义、法制、自由接触媒体以及言论自由正在成为当今罗马尼亚生活中的正常现实。所有这些都预示着它们将对加强体制框架及其职能做出更大贡献,从而不可逆转地使罗马尼亚纳入稳定和民主国家的行列。

罗马尼亚通过充分的立法、建立经济和金融市场机制、使土地、工业、贸易、服务业和旅游业私有化,成功地脱离了中央管制经济并对外国投资者越来越具吸引力。罗马尼亚现在正处于其过渡期的第三年。它已为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并准备开始结构改革。作为改革的一部分,罗马尼亚政府采用了一项由国际货币基金的备用贷款所支持的经济稳定规划。这项规划强调传统的反对通货膨胀措施,而同时具有适应创造市场机制需求的具体内容。

作为一项原则问题,罗马尼亚的目标是发展与各国尤其是与邻国之间的正常合作关系。我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于这样一种政治意愿:创造必要条件,以使罗马尼亚不可避免地立足于欧洲大西洋的范畴及其可行的机构之内,并分别扩大我国对建立欧洲-大西洋集团的价值以及新的大陆安全秩序的贡献。罗马尼亚本着这一精神参加了关于即将缔结一项与欧洲共同体联系的协议以及一项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合作协议的谈判。同时,罗马尼亚同其他中欧国家一样,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了特殊关系,并尤其重视作为一个伙伴而参加北大西洋合作理事会。

在罗马尼亚恢复和巩固民主的努力,不能也不应孤立于我们所生活的国际环

境。我们已在多种情况下表明了我们对南斯拉夫局势的主要关注。罗马尼亚处于在该地区从未对前南斯拉夫任何一个民族发动过战争的特殊地位，因此使其观念和态度绝不因领土或任何其他类型的利益所偏移的唯一邻国。作为充分证明其与各南斯拉夫共和国之间保持平衡行为和良好关系的国家，罗马尼亚可以就任何有关问题采取中立立场，并决心对国际社会恢复南斯拉夫和平与稳定的努力进一步做出贡献。

作为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伦敦会议的与会者，我们已强调和平解决方案是冲突各方唯一可接受的选择。尽管在伦敦会议之后冲突有所发展，然而我们仍然认为在那里通过的有关行动纲领是全面和实际的，尽管和平不会一夜之间实现。

联合国和欧洲共同体在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该会议所有与会国的支持下进行的联合努力，不应忽视南斯拉夫具体的混合体一直对传统的思维构成挑战。罗马尼亚是在指导委员会中享有代表席位的第一个非共同体邻国。现在南斯拉夫还对国际法的基本概念的应用提出挑战。对南斯拉夫不能采用一种单独的国际法。尽管历史和心理上的情况特殊，但国际法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

我们会想到适用于具体局势和有关各方可接受的安排。这些安排无论内容如何，将继续是不构成国际法的一次性解决办法。罗马尼亚要求对我们与前南斯拉夫的多瑙河一线边界遵守禁运的情况进行国际监督的倡议已被证实为其他邻国应效仿的积极范例，我不想就此长篇大论。但我不能不强调指出：我国认真遵守安全理事会关于南斯拉夫的各项决议的代价很高的后果，这已在我国人民中间引起合理的关注。他们担心，同海湾战争的情况一样，罗马尼亚可能成为再次在经济和财政方面付出高于它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守法成员所能付出的代价。

因此，我们建议安全理事会制定一套涉及联合国系统内金融机构和其他组成部分的措施，以便能够帮助各国解决有关遵守制裁制度而带来的各种经济困难。我们设想成立一个由安全理事会管理的常设补偿基金，以便减轻-如果不能充分补偿的话-尤其受到安全理事会规定的禁运和其他制裁影响的国家的经济损失。我们正为此拟定一项更详细的建议，我们将向联合国大家庭提交这项建议以供审议。这样一

个基金的存在将是一种鼓励各国在处理危机的情况中与安理会合作的方式。

在莫尔多瓦共和国东部的冲突问题上,我们正看到一种“平定行动”,这一行动实际上证明是对该国独立与领土完整的一种讹诈。正是制造冲突和向分裂主义力量提供武器和其他支持的同一个军队,今天正扮演“维持和平者”的角色。这种模式在其他新独立的国家也有所使用。我们有时问自己:所有这些前苏维埃共和国的独立是否受到国际社会的认真对待,或是否它只是一种烟幕,在其背后正形成一个新的帝国结构。

无论如何,我们罗马尼亚对此是认真对待的。莫尔多瓦曾由于《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而被强迫纳入帝国当我们看到重建古老的帝国的趋势时,我们不能继续漠不关心。我们关心一个其65%人口是罗马尼亚人的国家的独立和民主发展,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关注的是,莫尔多瓦领导人做出让步的明智倾向,能得到的回报是旨在使泛德涅斯特地区与莫尔多瓦共和国的分裂制度化的既成事实的政策。莫尔多瓦共和国冲突的发展与各新独立的国家中所产生的冲突一起,表明对前帝国的怀念是存在的,并给以如此高昂的代价获得其自由的各国人民带来痛苦的后果。共同的观念是:联合国继续作为整个世界变化进程中的主要角色以及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的旗手。在这方面,关键的是要使预防性外交获得新生。在1992年1月31日举行的首脑级安全理事会会议期间,就该问题表达了令人鼓舞和宝贵的政治协商一致意见。秘书长题为《和平纲领》的报告,包括一套富有灵感的指导方针,这些方针一旦通过并执行,将使我们更接近联合国在动荡的世界中所追求的理想。同时,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正考虑一个长久的框架,因此需要避免由具体和暂时的冲突所促成或受到情感或短见影响而作出短暂的解决办法和机制。

WG

鉴于南斯拉夫的悲剧局势和从近代历史中吸取的其他教训,我们还必须避免仓促地以偏概全和有偏见的观点。智慧与耐心、不偏不倚的态度以及妥协的精神是解决有关人民命运问题的必要基础。在这方面,我们衷心赞同秘书长作的有关评论。

他在报告中说,如果每一个种族、宗教或语言集团都要求建立国家,那么分裂将无休止地进行,实现所人的和平、安全和经济幸福则更为困难。

然而,我们认为如果大会更为彻底地分析人民自决的概念以便防止在将这一概念扩大到少数民族情况的意义上曲解这一具体概念,则会大有帮助。一般来说,我们应当努力避免“原则扩散”的危险倾向。诚然,一些人或许说目前在世界各地发生的骚乱生动表明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已经过时或至少是不完全的。我们和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一样认为,所缺少的不是原则而是执行原则的方法。无视或违反国际法会引起冲突而不是所谓的原则“匮乏”。

1992年是采取合作措施的里程碑,旨在进行军控和裁军、建立透明度和信心、加强面向行动的对话以及就安全问题进行合作。罗马尼亚政府欢迎缔结销毁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并愿意在1993年1月在巴黎签署这项公约。我们认为该公约是国际安全的真正支柱。

同时,今年在欧洲签署或生效的一系列重大协议——欧洲常规力量条约、维也纳文件、关于常规部队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及开放天空条约——都为欧洲大陆的持久合作与稳定奠定了基础。本周在维也纳召开的安全合作论坛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的与会国中掀起了更深一层的对话以共同努力加强欧洲大西洋地区每个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此外,应当特别提到北大西洋合作理事会内部开展的历史性进程以及西欧联盟成员国和包括罗马尼亚的8个中欧国家之间建立的伙伴关系。因此,新安全秩序的基本要素正在形成。同时考虑到欧洲大陆发生的体制改革。事实上,当今欧洲各国和安全都应当被看作是联合国、欧安会、北约和西欧联盟合作的结果,也是加强次区域一级种种努力的结果。

我们欢迎于1993年召开世界人权会议和于1995年召开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的决定。我们认为,1993年世界会议应当是最终结束使少数群体问题政治化的各种倾向的重要场合。将该问题政治化的方式是使之脱离其自然框架,即人权框架。该框架提供了最佳和唯一可行的办法以消除人们对保证和尊重属于少数民族的人们的合

法权利及保护民族、文化、语言和宗教特性的关注。

国际社会的健康主要取决于地球本身的健康。里约会议表明人类愿意建立促进持续发展的新伙伴关系,这是保护人类文明的关键概念。罗马尼亚愿意肩负起责任以便尽快减轻对地球健康和国际社会财富的实际威胁。

我们在本大会堂看到如此众多的国际大家庭代表,因而我们意识到良好意愿和决心能够对实现本组织真正普遍性原则提供巨大潜力。我很高兴地欢迎所有联合国新成员国,并向他们表达我国政府和罗马尼亚人民的最良好的祝愿。我向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共和国、圣马力诺、斯洛文尼亚、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代表表示祝贺。我坚信联合国的权威声音将成为采取面向行动措施以造福于各国的源泉。

罗马尼亚作为衷心热爱《联合国宪章》所载的理想的民主国家,正为实现人类理想并为下一世纪的各种挑战提出关键解决办法作出自己的贡献。在下一世纪中,应当由法律指导国际合作。为说服这一点与目前联合国国际法十年的各项目标一致,我想回顾伟大的罗马尼亚外交家尼古拉-蒂图勒斯库55年前所作的話:

“只有当法律作为指导精神、迫切要求和与有组织的自由一致的自觉责任感在所有人的灵魂中如旭日东升--只有那时,人类才会得救。”

下午7点40分散会